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幼 年 時 代

(上)

高 爾 基 著  
陳 小 航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幼 年 時 代

(上)

著 基 爾 高  
譯 航 小 陳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 幼年時代

## 第一章

在一間狹窄陰暗底房裏，我父親，穿着很長底白衣服，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底赤足底腳指異樣地伸張着，靜止底兩手和平地攔在胸上，手指是彎曲着的；他底快活底眼睛被兩個銅元的青圈子緊緊地圍着；他的沉靜底臉上已失了光澤，而且我害怕他那樣露着牙齒的醜像。

我母親，只是半身穿着紅圍裙，跪着，用我常常愛拿來劃西瓜皮的那樣黑梳子在梳我父親的柔軟底長髮；從額上到項背；她用低而粗啞底聲音不休地訴說着，浮腫底眼睛好像一定要被連續底淚流沖洗乾淨似的。

用手抱着我的是我祖母，她有一個大圓頭，一雙大眼睛，一管海綿似的鼻子——一個面色暗澹，性情溫和，而非非常有趣底人。她也在哭，她底哀痛和我母親底適當地配合着，她戰慄着把我

推到我父親面前；可是我害怕而且難過，執拗地往她這一面藏躲自己；我從前沒有見過大人們的哭泣，也不懂得祖母說了又說的這幾句話：

『和爹爹告別呀。你永遠不能再見他了。他死了——還不到死的時候。』

我曾經害了大病，剛剛纔離開牀，我還完全記得：我初病的時候，我父親常常在我周圍快活地忙碌着，後來他忽然不見了，而代替他的是我祖母，一個陌生底人。

『你從那裏來的？』我問她。

『從上面來，從尼忌尼來，』她回答：『可是我不是走來的，我是坐船來的。在水上是不能走的，你這小鬼。』

這真好笑，想不通而且不對；上面是樓，那里住着一個有鬍子底，漂亮底波斯人，地窖裏是一個老而黃底蒙古人，那賣羊皮的。一個人可以騎着扶梯欄杆到上面去，若是滑跌了就會滾下來。這是我經驗過纔知道的。那裏是有水的地方呢？這全是不對底，有趣底胡說。

『還有我爲什麼是一個小鬼呢？』

『爲什麼因爲你太吵鬧，』她笑着說。

她說得又好聽又有趣而且高興，從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現在我對她的唯一要求是趕快把我送出這房間以外。

我母親，緊抱着我；她的眼淚和呻吟在我心中產生一種新奇底不安的感情。我定一次看見她像這樣子。她平常外貌是一個寡言的莊嚴婦人；簡潔，滑澤，強健的體格就像一匹馬，有着近於蠻悍的身軀和強壯得可怕的手臂。但是她現在浮腫了，忐忑着，而且完全頹喪了。那平日戴着繁飾的大帽子而且結束得很好的頭髮，現在紛落在她的裸肩上，披拂在她底臉上，還有一部分拖曳在我父親的沈睡底臉上。雖然我在這房裏已經很久，她卻沒有正視過我一眼，她哭泣着，哽咽着，除了替我父親理髮而外，什麼也不能做。

此刻，幾個微黑底掘墓人和一個兵士在門外向裏面窺看着。那兵士厲聲說：『現在就送出去吧！快點！』

作爲窗幕的黑巾，在風裏搖動着好像一面帆。我知道這個是因爲有一天我父親帶我到一

隻帆船裏，並且那裏還突然來了一聲霹靂。他笑了，抱我在膝上，大聲說，『沒有事。別害怕，里克！』忽然我母親重跌在地板上，但是立刻又翻轉仰臥着，在灰塵裏扯拉他的頭髮；他的肅穆底白臉變爲青灰色底了，而那露着牙齒的樣子宛如我父親的一樣，她用可怕底音調說：『關上門……阿里克先……出去！』

我祖母把我推在一邊，跑到門上喊說：

『朋友！不要怕；不要管，爲耶穌的愛，走開吧。不是霍亂症，這是生孩子……請你們走開，好人們！』

我藏我自己在一個暗角的一隻箱子後面，從這裏我看見我母親怎樣在地板上打滾，嘶喘，咬牙切齒；我祖母跪在她旁邊親愛地，鼓勵地談着。

『憑了天父和天子之名……！忍耐，伐利沙！聖母呀！我們的保護者！』

我駭壞了。他們在挨近我父親的地板上爬來爬去的，觸動他，呻吟着，叫喊着，可是他全然不動而且確乎在微笑着。這地板上的爬行延長了許久，我母親好幾次站起來又倒下去，而祖母在

這房裏滾出滾進的好像一個黑底軟底大皮球。忽然有一個孩子底哭聲。

『謝謝上帝！』我祖母說。『是一個男孩！』他燃起一支燭。

我必定是在那角落裏睡着了，因為別的事我就全不記得了。我所記得的第二個印像是雨天的墳場底荒涼底一角。我站在一個油滑底黏土丘旁邊，看進那拋置着我父親底棺材的坑裏面，那坑底上有一些水，也有幾隻蛙，而其中兩隻竟自跳在棺材底黃蓋板上。

立在墓旁的是我自己，祖母，一個濕透了的司禮人，和兩個帶鏟子的不幸底掘墓人。

我們全都被那像玻璃珠一樣落下來的水雨濕透了。

『填滿了墓穴！』司禮人命令之後，走開了。

祖母開始號泣了，用她戴着的頭巾底一角遮住她底臉。那掘墓人深深彎下腰去，開始迅速地拋土塊在棺上，把那些在墓穴兩旁跳躍着的蛙，也打落下底裏去了。

『跟着來，列那，』祖母撫着我的肩頭說；可是我擺脫了她底手，不願意走開。

『還有什麼呢，唉，主呀！』祖母怨喃着，一半是爲我，一半是爲上帝，她垂頭喪氣地默默站了



好一會。

墳已經埋好了，她還是立着不動，一直到掘墓人把鏟子鏗鏘一聲拋在地上，一陣輕風忽然飄過，分散了雨滴；然後她纔用手挽着我，引我到遠處的一座教堂裏去，那條路的兩旁立着許多黑十字架。

『你爲什麼不哭？』當我們出了墳場的時候，她問。

『你應該哭呀。』

『我不想哭。』是我的回答。

『好，你不想就不必，』她和氣地說。

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爲我很少哭，而我哭的原因與其說是哀愁不如說是憤怒；況且我父親常笑我哭，當我母親呵着『你還敢哭！』的時候。

此後我們坐上四輪馬車，經過一條寬而污穢的街道，兩旁排着黑紅色的屋宇。

當我們前行的時候，我問祖母，『那些蛙還能出來嗎？』

「不！」她回答，「上帝保佑牠們！」

我回想我父親和我母親從來沒有把上帝唸得如此多而且熟。

.....

幾天之後，我母親和祖母帶我上了一隻汽船，我們住在一個小房間裏。

我的小弟馬克生是死了，躺在角落裏的桌上，用白布包着，紅帶捆着。我爬在包裹和箱子堆上，從一個好像一隻馬眼睛似的圓洞裏往外看。混濁多沫的水不停地從船的一面直往下流。有一次那水猛然沖在玻璃上濺着了，我不自覺地往地板上一跳。

「不怕，」祖母說，輕輕地把我抱在慈愛底手中，從新安放在包裹堆上。

灰色潮濕底霧籠罩在水面上；每時每時有一段朦朧底地面纔一出現在遠方，又消失在濛霧和水花裏了。我們周圍的事物似乎都在搖動着，只有我母親，兩手疊在頭後面，穩定地靠在牆上，一張毫無表情的面孔冷嚴得像鐵一般。她這樣站着，沉寂地閉着眼睛，我覺得她好像一個和我全然不相識的人。她那件外衣也成爲生疏底了。

我祖母屢次向她溫婉地說：「伐利亞，你不要吃什麼嗎？」

我母親既不響也不動。

祖母對我說話是清言細語的，對母親卻用大聲說，而同時是小心地，怯弱地，並且很少。我想她是怕母親的，這很有理，使我和她更加接近。

「沙拉妥夫！」我母親突然可驚地厲聲叫起來。「水手在那裏？」

奇怪新鮮的字！沙拉妥夫？水手？

一個寬肩，灰頭底人物穿着藍衣進來了，把擡着的一個小箱子遞給祖母，她就把我弟弟底身體安放在裏面。然後她伸着手把箱子及附帶物擡到門前；但是，啊呀！真肥大，她只有側着身子纔能够走過窄狹的艙門，於是狠狠地站在那裏躊躇着。

「真是媽媽！」我母親不耐煩地說，把小棺材接了過來。當我留在艙裏照顧那藍衣人的時候，她倆都已不見了。

「好伙計，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彎下腰對我說。

「你是誰？」

「我是一個水手。」

「誰又是沙拉妥夫？」

「沙拉妥夫是一個鎮。由這窗裏往外看，那就是！」

從窗裏一望，那片陸地似乎在搖動；牠躺在霧裏發着汽，片段地模糊顯現着，使我想到了剛從大塊熱麵包上切下來的小麵包。

「祖母那里去了？」

「埋她的小孫子去了。」

「他們是去埋他在地裏面嗎？」

「是，自然是。」

然後我告訴水手，有幾隻活蛙和我父親一起埋葬了。

他舉起我，擁抱而且親嘴，大聲說：「唉，可憐的小傢伙，你不懂事啊。該憐憫的不是那幾隻蛙，

而是你母親。試想想她給憂愁怎樣地壓倒了。」

一會，上面來了一陣嗡嗡的呼號。我知道這是汽船的聲音，我不怕！可是，那水手卻慌忙把我放下，衝出去了，喊說：『我要趕快走了。』

逃的欲念捉住了我。我冒險走出門去。這外面的陰暗而狹窄底地面是空虛的，附近有着扶梯上銅欄的閃光。往上一看，人們都拿着行李包裹在手上，顯然是要離開這船了，這意思就是說我也得離開。

但是當我出現於船腰的時候，混在農夫的羣中，他們全都對我叫了起來。

『這是誰家的？是誰家的？』

沒人知道。

他們在我周圍儘是推着擠着，一直到那灰頭髮的水手出現了，他纔抱住我，並且對衆人加以解釋。

『這是阿士圖拉康地方的孩子，從艙裏來的。』

他帶着我奔到艙裏，把我放在包裹堆上，去了。臨走的時候搖着手指向我恐嚇說：『我要給你一點東西！』

上面的聲音漸漸小而又小。船停止了搖擺，水的力也不激動了。艙窗是用潮濕底板關閉着的；裏面是黑暗和不通氣。那些包裹似乎逐漸長大了而且開始壓在我身上；這真可怕，我纔疑惑我或許要被永遠拋棄在這空虛的船裏。

我走到門邊，但是門沒有開；那銅門紐不讓我轉動，所以我拿起一個牛奶瓶，用力敲牠。唯一的結果是瓶子碎了，牛奶潑在我的腿上，流進靴子裏面。受了這失敗的打擊，我放身在包裹上，悠悠地飲泣，以致睡着了。

我醒來的時候，船又在動，艙窗像太陽一樣的明亮。

祖母坐在我旁邊，梳她的頭髮，而且皺着眉咕嚕些什麼。她有非常多的頭髮，拖在肩上，胸上，膝上，甚至觸着了地板。牠是深藍色底。她一隻手從地板上把牠提起，很不容易地拿攏來，她用一個幾乎沒有齒的木梳去分解那糾結的髮。當她的臉裏在散髮裏顯得可笑底小的時候，她底嘴

唇撇着，黑眼閃着發狠底光。她的表情幾乎是怨恨，而我問她爲什麼有這樣長頭髮的時候，她卻用照常和悅的聲調答說：

『上帝給我這個是當作一種懲罰的……就是梳的時候，你看這樣！我年輕時候矜驕這馬毛，現在老了，我詛咒牠！可是，你睡罷，還很早呢。太陽剛出來。』

『我不要再睡了。』

『很好，那末就不睡，』她立刻贊成，挽好了頭髮，擡頭一看我母親仰面直躺着的牀位。『昨晚你怎麼打破了那瓶子？告訴我，悄悄地。』

她常常這樣談着，那特別諧和的字句在我的記憶上生了根，有如香豔不謝之花。當她笑的時候，那美的黑眼的雙瞳張大了，射出不能形容底消魂的光輝，堅固底白牙也是晶瑩可愛的。除了許多皺紋和棕色的面容而外，她有一種年青漂亮的姿態。

損壞她底美的是那球莖似的鼻管，和爲聞鼻煙的習慣和愛喝酒而紅了的唇。她底外貌是暗澹的，但是她的內面照耀着不能磨滅底快活底熱情的火焰，這顯示在她的眼裏。雖然她儂儂

了，幾乎駝背，而她的行動很輕軟，無論如何她都像一隻巨貓，並且也和那馴良動物一樣溫柔。

一直在她加入我底生活以前，我似乎在睡覺，隱隱在蒙昧裏；可是她的出現，驚醒了我，引我到白日之光下。她用一股單線把我所有的印象全都聯貫起來，織成多樣顏色的一幅雛形，因此使她自己成爲我底生活的贊助者，與我的心最接近者，我所知之中的最親最善者；而她的對於一切的無私之愛豐富了我，造成我對於艱難生涯所必需的力量。

.....

四十年前船是走得慢的；經過一段長時間我們纔到尼幾尼，而我將永世不忘這些充滿了美的日子。

好天氣已經開始了。從早到晚我跟祖母在艙面上，在清天下面，從容地流動於伏爾加河的鍍金底秋色的兩岸之間；這鮮亮的紅汽船，用長繩拖着一隻貨船前進，牠起落在灰藍底水上的時候，發出許多呻吟的回響。這灰色的貨船，使我想到一個木蚤。

不知不覺中，太陽已經漂浮在伏爾加河上。我們每時每時都在新光景中；青山的起伏好像



是富麗底大地之衣的褶疊；兩岸立着城鎮和鄉村；金黃的秋葉漂浮在水上。

『看這全都多麼美喲！』祖母每刻都歌詠着，徘徊着，滿面春風的，眼睛因歡悅而張大了。她屢次望着岸上出神，把我忘記了；她立在艙面上，位手抱在胸前，默默地微笑着，眼裏含着淚。我這纔去拉她底黑細花的麻布裙。

『啊！』她一驚，叫了。『我定然是睡着了，在作夢呢。』

『你爲什麼哭呢？』

『爲歡悅和年老，親愛的，』她回答，微笑着。『我老了，你知道——六十年在我頭上過去了。』撮起一點鼻煙，她開始告訴我一些希奇的故事，關於善心的強盜們，聖徒們，以至各種野獸和惡魔的。

她溫柔地，神祕地談着，臉挨着我底臉，圓睜底眼睛釘住我，如是切實地鼓動着我內部正在生發着底力氣。

她談得越久——寧可說是唱——她的字句越流暢。聽她談話有不能形容底快樂。

我聽了又要求別的一個，我所得的是：

「爐子裏面住着一個老妖怪；有一次一個木刺截進他底爪子裏面，他擺來擺去地呻吟，啊，小傢伙，疼得好厲害；啊，小傢伙，我受不了！」

她提起一隻脚抱在手上，搖擺着牠，有趣的皺着臉，好像她自己受了傷似的。

站在周圍的船夫們——有鬍子底，好性情底人們——聽着笑着，並且稱讚這些故事，說：

「那末，祖母，再講一個給我們。」

後來他說：

「來，同我們吃晚飯。」

晚餐的時候，他們待她麥酒，待我西瓜；這是祕密的，因為有一個人在船上走來走去地禁止吃水菓，常常把牠拿來拋在河裏。他穿得好像一員官一樣，常是醉醺醺的；大家都迴避他。

我母親很少來到艙面上，而且站在離我們最遠的一面。她總是沉默的。她底大而挺拔底身體，嚴肅底面容，以及重疊着王冠似的華髮——這一切都結實而堅固，我覺得她好像是包裹在

霧裏，或透明底雲裏，她從那裏面用像祖母一樣的大灰眼睛漠然地觀看着。

有一次她正色說：

「人家都笑你了，媽媽！」

「上帝保佑他們！」祖母答應，完全坦然地。「讓他們笑吧，祝他們好運氣。」

我記得當望見尼幾尼的時候祖母所表現的孩子氣底喜悅。她握着我底手，把我拉在一邊，叫道：

「看啊！看何等的美麗！那是尼幾尼，那是那裏有些神奇底東西。看那教堂。牠不是好像有兩隻翅膀麼？」她回望我母親，幾乎是在哭着。「伐利沙，看，你不看麼？來這裏！你似乎忘記了這裏的一切。你不能表示一點喜悅麼？」

我母親皺了皺眉，苦笑了一下。

當船到了這兩河之間的美好底鎮市外面的時候，河裏塞滿了船隻，聳立着無數底細桅，一隻載滿人衆的大船漸漸靠近我們來。

那些人就抓着鉤在船腰上的篙杆，一個跟一個走上船來。一個矮而枯瘦底人，黃紅鬍鬚，烏鼻子，綠眼睛，穿着黑衣服，推開衆人擠上前來。

『爸爸！』我母親粗音大氣地叫着，同時縱身在他懷裏；可是他把她底臉捧在小紅手裏面，急促地拍着她底嘴巴，叫着：

『唔，獸氣！你怎麼啦……』

祖母一下子就擁抱而且親吻了那一羣人，好像一個陀螺似的旋轉着；她把我推向他們去，急急地說：

『唔——快點！這是馬克叔叔，這是甲可夫，這是那它利亞叔母，這兩個是兄弟，都叫沙士加，他們的妹妹加它林那。這全是我們一家人。不是一大家麼？』

祖父對她說：

『你很好罷，母親？』又相互親嘴三次。

於是他把我從密集底人叢中拉出來，一隻手按在我底頭上問：

「那末，你又是誰呢？」

「我是阿士圖拉康地方的孩子，從艙裏來的。」

「這算是說什麼？」祖父掉頭望祖母，可是不等回答，又搖着我說：「你真像你父親那老模  
型。進船裏去罷。」

上岸了，大眾從一條鋪着鵝卵石的路上走上山去，兩旁的斜坡上蓋着被踐踏壞了底草。

祖父和母親走在衆人的前面。他比我母親矮一個頭，腳急促地走着；當她俯視着他的時候，顯然是浮在他上面。

在他倆之後走着的是：黑亮頭髮的馬克叔叔，像祖父一樣枯瘦，和漂亮，鬚髮的甲可夫，幾個穿着藍色衣服的肥女人六個都比我大而又非常沉默的孩子。我跟着祖母和小叔母那它利亞在一起。蒼白底臉，藍眼睛，肥胖的她，屢次歇着，喘噓噓地悄聲說：

「唉！我走不動了！」

「他們爲什麼要纏你來？」祖母生氣埋怨。「他們這一羣蠢貨！」

我不喜歡那些大人也不喜歡那些孩子；我覺得自己在他們的羣中是一個外國人——甚至我祖母也成爲有些疏遠底了。

我最不喜歡的是我底叔叔；我立刻覺得他是我底敵人，我對他懷着一種謹慎底好奇心。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行程的終點。

在右邊斜坡的頂上，立着這條街的第一座建築物——一個矮底一層房屋，塗抹着污穢底淡紅色，有一個狹窄空懸底房頂和幾個弓形窗子。從街上看來，這好像是一座大房子，但是那內面是些陰鬱狹窄底小房間，都是很局促的。這裏的各處，好像在碼頭上似的，一羣鬪狠底人們在一起爭吵着，而且全個地面上充滿了一種卑劣底氣味。

我走到院子裏。這裏也是不愉快的。各處散播着大而溼底布匹，並且堆積着許多同樣顏色的渾水桶，桶裏還泡着另一些布匹。在一個傾斜底廠棚裏的一角上，大塊的木頭正在爐裏熊熊地燃燒着，爐上面還煮着或烤着一些東西，一個看不見底人在叫出這幾句奇怪底話：

「紫檀素咧，大紅咧，硫酸咧！」

17  
12

## 第二章

於是，急轉直下，一種緊張底，複雜底，莫名其妙底生活一發而不可收拾了。這使我想起一個殘暴底故事，這是一個好性格，但是使人生氣底真天才所說出來的。現在回想起來時間久了，我難於相信事情真是那樣，而且我曾經想要辯駁或否認這些事實——而細心去思索這種難受底親族的卑污生活之殘酷是太痛苦了。但是真理強過憐憫，況且我所寫的並非我自己，而是這一階級的一般俄羅斯人生活於其中的狹礙窒悶底環境之不快底印象，——唉，一直到現在。

我底祖父的家中純然是熬煎着互相仇視：那些成人固然煮透了，而孩子們也接種下去了。從我祖母的閒話裏，我知道就在我母親到的那一天，她底弟兄們就要求他們底父親分配財產。她的突然歸來使他們對於這事更加迫切，因為我母親的結婚是祕密底，並且沒有得到我祖父的同意，所以他把約定的嫁妝扣留着，現在他們恐怕她會要回去。我叔父們以為這嫁妝是應該分配給他們自己的。而且他們已經劇烈地爭吵了好久了，他們要在城裏，或阿加河的加那文鄉

下開一個作坊。

我們到後不久的一天，一場爭吵在吃飯時候爆發了。我底叔父們都跳着脚，據着案，開始向祖父叫罵，全身搖動着好像一羣狗；祖父漲紅着臉，用匙子拍着桌面，很激動地呼號，那聲音就像雄雞叫，『我要把你們趕出去！』

祖母底臉痛苦地歪扭着，『他們要什麼就給了罷，父親；然後你纔得安靜呢。』

『靜着，蠢貨！』祖父瞪着眼大叫了；奇怪，這樣小的一個人叫起來會這樣震得人耳聾。

我母親離開桌子，走到窗前，背着衆人站着。忽然馬克叔打了他弟弟的嘴巴。這弟弟怒號着，抓住他；他倆在地板上滾着，喘着，罵着。孩子們開始哭了，而領着孩子的那它利亞叔母也狂叫起來；我母親抱着她，拖她出去；那活潑的小保姆阿金妮亞把孩子們驅出廚房；椅子是打翻了。青年闊肩的工頭雪格那坐在馬克叔的背上，同時，禿頭有鬚的，帶着顏色眼鏡的工頭格里戈里，用手巾綁住我叔叔的手。

馬克叔回過頭來，稀疏底黑鬚拖在地板上，凶暴地咒罵着；祖父繞着桌子直跑，叫苦：『這還



是兄弟呀！同胞呢！……真可恥呵！」

爭端開始的時候，我就恐怖地跳到爐子上；此刻我帶着痛苦的驚異，注視着我祖母替甲可  
| 夫叔在一個小盆裏洗受傷的臉，他頓足大哭着，祖母悲哀地說：「可惡底畜類！你們不會比野獸  
的家族更好些。什麼時候你們纔會覺醒呢？」

祖父扯着他肩上的破襯衣，向她咆哮道：「你就這樣把這些野獸帶到世上來麼，唉，老太婆？」  
甲可夫叔出去之後，祖母退休在一個角落裏，爲憂愁所顫動，祈禱道：「聖母，使我底孩子們  
覺醒。」

祖父站在她旁邊，斜看着那各樣都傾覆了而混流着的桌面，柔聲說道：「當你想到他們的  
時候，母親，你也想到這一個小的，他們煩擾着伐利亞……誰會是最好的呢？」

「閉着你的嘴，做點好事罷！脫下那襯衣，我要補牠……」祖母把手掌放在他底頭上，吻他  
的前額；他——比之她如此其小——靠在她底肩上，說：

「母親，我將來總要分給他們各人一份的，這是明白的。」

『是的，父親，就這麼做吧。』

他們談得很久；當初是親恰底，但是纔一會祖父就開始在地板上搓腳，像一隻將要打架的雄雞似的，而且揚着恐嚇底手指對祖母凶狠地小聲說：

『我知道！你愛我不如愛他們！你底馬克是什麼東西？一個耶教徒！甲可夫——一個祕密社社員！他們都靠我生活……寄生蟲！不過如此罷了！』

我不舒服地一轉身，把鑪上的一片鐵碰落下來，像打雷一樣掉在地板上。

祖父跳了一跳，把我拖下來，兩眼直瞪着我，好像是此刻纔初次看見我似的。

『誰把你放在鑪上你母親？』

『我自己爬上來的。』

『胡說！』

『沒有。我害怕了，或自己爬上來。』

他推開我，用手掌輕輕敲着我的頭。

「恰像你父親！不要在我面前！」

離開這廚房正是我的心願。

.....

我很知道祖父的粗暴，尖利底綠眼睛隨時跟着我，我怕他。我記得我是怎樣地願意避開他的苛刻的眼鋒。我覺得他似乎是狠毒的；他不論對誰說話，都是侮弄地，惹厭地，挑撥地，盡力使別人感到不快。

「唷你！」他常常這樣叫。

這個長聲底「唷——！」常使我覺得不幸和寒心。在晚茶的時候，他和叔父們，工人們都疲乏地從作坊走進這廚房來，他的手沾滿了染料和硫酸，用麻線束着頭髮，全都像一些烏黑的神像似的坐在廚房的角落裏——在這可怕的時光，祖父坐在我的對面，屢次和我攀談，引起了別的孫兒們的妒恨。他的一切都是嚴酷透頂底。他的絲邊紫背心是舊了的；色棉底乾淨的襯裳是揉縐了的；褲上的大補綻炫耀地顯露在膝上；他的穿着比較他的兒子們總算漂亮的了，他們却

帶着不合式的護胸和絲結。

我們到後幾天，他叫我學習祈禱。別的小孩都比我大，阿士彭士奇教堂的書記在教他們讀和寫。懦弱底那它利亞叔母時常悠悠地教我。她是一個有孩子模樣的婦人，她那透明的眼睛，我覺得一個人似乎可以由此看通她的頭裏面。我喜歡目不轉瞬地，不睜眼地直視那眼睛；她轉頭的時候，那眼睛就一睜，而且私語似的溫柔地說：『來罷……請說，「在天之父，聖哉……」』倘若我問，『聖哉』是什麼意思？』她就怯怯地四面一瞥，警戒我說：『不要發問。這是錯的。就跟我說，「在天之父。」』

她的話使我莫名其妙。爲什麼發問就錯呢？所謂『聖哉』在我心中有一種神祕不測的意味，我有意地想法子含渾牠。

但是我底叔母變色了。幾乎是窮促了，忍耐地調協了她那常是嘶吵的音調，說，『不，那不對。這樣說，「聖哉。」這是很明白的。』

但是她的窮促的樣子，觸怒我，阻止我記起這祈禱詞。

有一天祖父問我：

「唔，奧里夏，你今天作了些什麼祈禱麼？由你那頭上的傷痕，我就知道許多了。傷痕是易得的。」  
「在天之父」怎樣了？學會了麼？」

「他底記性非常之壞，」我叔母輕輕地說。

祖父微笑，似乎他在喜歡，揭起他的紅黃眉毛。「怎麼樣呢？他得挨打；就是這樣一回事。」  
他又轉頭向着我。

「你父親打過你麼？」

我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我默着，但是我母親回答了：

「沒有，馬克生從來不打，而且禁止我。」

「我可以問，爲什麼呢？」

「他說打不是教育。」

「他什麼也不懂——那馬克生。上帝赦免我如此談論死者！」祖父生氣地叫喊。他即刻看

出這句話激怒了我。「你那懷恨的臉爲的什麼？」他問。「唷……你……你……」他掠一掠他的紅而帶白的頭髮，說：「就在這個禮拜六，我要捶沙士加。」

「什麼叫作捶？」我問。

他們全都笑了，祖父說：「等一等，你就會看見。」

我暗中思索這個「捶」字。這顯然和槌和打是同意的。我曾經見過人們打馬，狗和貓，以及阿士圖拉康的軍士打波斯人；但是以前還沒有見過誰打小孩。可是這裏的叔父們敲打他們自己小孩的頭和肩，而他們毫無怨色地忍受着，不過摸摸傷處而已；倘若我問他們疼了沒有，他們常是勇敢地答道：

「沒有，一點也沒有。」

● 曾經有一個出名的針箍故事。

有幾晚上，從茶會到晚餐的時間，叔父們和工頭常把那些染過的東西縫成一片，然後繫上簽條。因爲要玩弄半盲的格里戈里，馬克叔叫他的九歲的姪兒在燭火上把格里戈里底針箍燒

紅。沙士加把針箍一直燒紅，乘格里戈里不注意的時候，就悄悄地把牠放在他的手旁邊，他自己躲在爐後面；恰巧就在這時候，祖父進來了，坐下去工做，一不留心手指就滑進那紅針箍裏面。

聽見一陣騷動，我跑到廚房裏；我不曾忘記祖父怎樣有趣地看護那被燒的手指，同時跳着叫着：

『那裏的惡棍，施這樣詭計？』

馬克叔灣腰在棹下，急忙抓起那針箍，並且吹氣在牠上；格里戈里若無其事地依然縫着，當這些人的影子在他底滿是大塊補綻的衣服上活動着的時候。這時甲可夫叔却奔了進來，躲在爐子後面，站在那裏吃吃地笑；祖母忙着去磨生蕃薯。

『這是沙士加幹的！』馬克忽然叫喊。

『瞎說！』甲可夫從爐後面跳出來了，說。

而他的兒子也從一個角落裏躡出來了，哭着哀告：

『爸爸！不要聽他。都是他教我去做的。』

我的叔父們開始相罵起來，但是祖父却立刻心平氣和底了，把磨過的生蕃薯敷在指上，牽着我悄然出去了。

他們都說應該歸咎於馬克叔。我自然地問，他該得「捶」了嗎，就是說要挨打嗎。

『他該得』祖父斜看了我，一久之後說。

馬克叔拍着棹子，對我母親說：『伐利亞，叫你的小狗閉着嘴，留心我打掉他底頭。』

『瞧着罷；你把手擱在他上面試試看！』我母親答應。沒有人再說什麼了。

她有一種使人讓步的才能，把別人揮開一邊，只用這樣幾個簡單的字就夠別人覺得他們自己的渺小了。我十分明白他們全都怕她；甚至於祖父對她說話的時候也要比對於別人靜肅得多。我看着這個使我很滿意，而且時常對於表兄們公然表示得意：『我母親敵得過他們全體。』他們也並不否認。

但是禮拜六所發生的事件減低了我對於母親的尊重。

.....



禮拜六這天我也到了陷入苦難的時候了。因為人們變化各種材料的顏色如此容易，使我發生幻想；他們把黃材料放進黑染缸裏，就成為黑藍色；灰材料放進紅染缸裏就成為蓮花色。這很簡單，可是我很以為奇。我想自己染點東西，並且把這心願表白於沙士加甲可夫——一個有心思的孩子，馴良，服從，為長輩所愛，而又善於逢迎的。

長輩對於他的馴服和伶俐大為讚賞，可是祖父對於他沒有好眼色，常說：

『小聰明的叫化子！』

有一雙凸出底，追尋似底的眼睛，黑瘦的沙士加說話的聲音低而快，好像他的字句塞住喉嚨；而凡遇說話時候，他總是惴惴然東瞻西顧地，好像隨時都預備着借一點極徹底細故就逃走。他的淡褐色底瞳子，常是不動的，若是受了刺激，就全浸沒在眼白裏。我不喜歡他。我更喜歡那被輕視的懶人，沙士加馬克。他是一個沉靜的孩子，有一雙含悲的眼睛和快活的微笑，很像他的仁慈底母親。他有一付醜而突兀的牙齒，上牙是雙行的；對於這個缺點，他很注意，常把手指放進嘴裏，用力搖動後行的那幾個，並且很樂意地允許別人去看牠們——那是關於他的唯一有趣的

事在這人衆蜂擁的屋裏他過着寂靜的生涯白天就愛坐在暗角裏暗間就依着窗子如果可以免掉說話他就完全留在幸福中把臉挨着窗上的玻璃，一直好幾個鐘頭，凝視着羣鴉的翱翔。在淡紅的晚天中，鴉羣圍繞着阿士彭奇教堂，忽而高高飛起，忽而急急下落，後來沒入昏暗底黑雲裏，就不見了，留下空虛在牠們後面。當他看着這個的時候，他不願開口，一種愉快底倦怠統治着他。

甲可夫叔的沙士加就不然了，談起話來很流利而自負，像一個成人似的。他聽了我的學染的心願，他叫我去取下茶桌上最好的一塊白桌布，把牠染成藍色。

『白的最好染，我知道，』他認真地說。

我拿着一大塊桌布，跑到院子裏，但是我還沒有把邊緣浸進黑藍染缸裏，而雪格那已經飛奔到我面前，救出那塊布，用他的粗手扭乾牠，並且叫我那正在安全地界參觀我的工作的表兄說：

『快去叫你的祖父。』

並且搖着他的蓬鬆的頭，預言禍事似地對我說：

「這一下你要受罰了。」

祖母奔了來，看見這光景，悲傷以致流淚，以她底可笑底態度罵我說：

「唉，你討厭的小孩！你要挨打呢。」

然而，後來她告訴雪格那：「你不要說什麼給祖父，夕加。我想法不給他知道。最好是有別的事引着他的注意。」

雪格那在雜色的圍裙上揩乾了手，固執地說：

「我麼？我絕不會；只怕沙士加去說故事。」

「我拿點東西給他，要他關住嘴，」祖母說了，引我進房裏去。

禮拜六這一天，在晚禱之前，我被召進廚房裏，那裏全是黑暗而且寂靜。我記得廠棚以及各房的門都緊閉着，秋晚的煙霧是灰色的，還有沉重底滴瀝雨聲。坐在爐前的狹長檯上，看來全不

並且揮舞着發出一陣尖銳的呼嘯。祖母在暗影中游動着，聞着鼻煙喃喃說：

『現在是你當道的時候了，暴君！』

沙士加甲可夫坐在廚房正中的一把椅子上，用手肘揉着眼睛，悲泣得像一個老叫花子。那聲音完全不像他平常的：

『饒了我罷，爲耶穌的緣故……！』

在椅子旁邊，像一列木偶一樣，肩挨肩地站着的是馬克叔的諸子及其他兄弟姊妹。

『我鞭撻你的時候就是我饒恕你了，』祖父說了，橫着一條長而溼的鞭子在肘上。

『好罷……脫開你的屁股！』

他說得非常自然，在這低下黝黑底天花板下面既沒有他底聲音也沒有孩子們移動那發音底椅子的聲音，更沒有祖母搓腳的聲音——打破這幾乎是黑暗底廚房的可紀念底沉寂。

沙士加站了起來，解開褲子，放到膝下，然後彎下腰去提着褲子，蹣跚走到櫈子前面。看着他我很痛苦，兩腿也開始發抖了。

但是更壞的事來了；當沙士加順從地俯伏在櫬上的時候，雪格那用一條闊巾放在他底臂下，網着他底頸子，又屈身按住他底腳踝。

「里克先！祖父叫我。『過來來！不聽話麼？來看什麼叫作捶……壹！』」

他從容地揮起鞭子，落在精赤的肉上，沙士加立刻發出一聲呼喊。

「廢物！祖父說。『還有使你痛疼的。』」

他底鞭子使肉皮紅腫了，顯出大底鞭痕，我的表兄發出一個長聲底呼號。

「好不好？祖父手起手落的時候就問。『你好受麼……這是爲那針箍的！』」

他一舉手，我底心似乎也跟着起來，手一落似乎也有些東西在我心裏下沉。

「我再不敢了，沙士加呼叫着，那聲音可怕底細弱，聽着叫人難受。『我沒有告訴——我

不是說過那桌布的事麼？』」

祖父沉着地答應，好像他在讀聖詩：

「搬弄是非是不對的。教唆者得先挨打，所以那就是爲桌布的。」

祖母全身撲在我上面，捏着我底手，叫道：『我不許動着里克先！我不許，你魔鬼！』而且她開始踢門叫：『伐利亞！伐利亞呀！』

祖父衝過來，推倒她，抓起我拖到橈子上。我用拳打他，扯他的紅鬍子，咬他的手指。他咆哮着，像鉗子一樣把我挾住。後來把我放在橈子上，打我的臉。

我不會忘記你那粗暴底叫罵：『細起來！我要殺掉他！』和我母親在橈子旁邊跑來跑去的，那白臉和大眼睛，叫着：

『父親！你不必讓我收拾他！』

.....

祖父打我一直打到我失了知覺。我病了好幾天，輾轉在一張寬廣而氣悶的床上。這小房間裏有一洞窗子和一盞放在角落裏的神像前面的長明燈。這些黑暗的日子，在我的生活中是最偉大底。其在間我有一種奇異地發展，而且我意識到我自己的特異之點。我體驗着一種新底爲別人的罣慮，我如此深切地領會着他們底和我底苦患，覺得我底心好像裂開了似的。

因爲這個理由，我母親和祖母的爭吵，在我是一個大底打擊——祖母的形態在這窄屋裏，看來如此黑暗而巨大，他突然發怒，把我母親推到放着神像的那一角上，銳聲說：

『爲什麼你不帶他去？』

『我害怕。』

『像你這樣一隻強健的畜生，你應當羞愧，伐利亞！我是一個老婦人，我也不怕。可恥呀！』

『離開罷，母親；我對於一切都頭痛了。』

『不，你不愛他！你憐憫這可憐的孤兒！』

『我一生都是一個孤兒，』我母親說得悲哀而且大聲。此後她倆哭了一久，又同坐在角落裏的一支箱子上，我母親說：

『若是不爲里克先，我就要離開此地——一直走了。我不能在這地獄裏生活下去，母親，我不能！我沒有這種力量。』

『唉！我自己的血肉呀！』祖母小聲說。

這些事我全記在心上。母親是弱者，她也和別人一樣，怕着祖父，而我又阻礙着她離開這她以爲不能生活下去的家宅。真是不幸啊。不久，我母親果然從這屋裏不見了，到別的地方去了。

緊接着這個之後，好像從屋頂上落下來似的，祖父出現在房裏，而且坐在我底床上，把冰冷的手放在我頭上。

『怎麼樣了，青年紳士？！來答應我。不要含怒不言好麼？你有什麼要說？』

在滿心要想踢開他的腿，但是悲傷得不能動彈。他的頭比以前更爲紅黃，不安地動搖着。他一面從袋裏拿出一個有糖角底薑餅羊，一個蘋果，一個紫葡萄乾球，放在我鼻下的枕上，而明亮底眼睛却似乎在牆上尋找什麼東西。

『這是你的！這是給你的贈品。』

他站着而且吻我的前額。然後用那小底，殘酷底，有着彎曲底爪似底指甲的手，撫摩我的頭，開始說話。

『那時我遺留我底痕跡在你上了，我底朋友。你是很惱怒的了。你咬我，抓我，所以我也發了



脾氣。但是，受了比你應得底更重的懲罰也於你無害的。你必須學習不自己家裏人打你爲意。這是你的訓練的一部分。若是外人打你就不同了，我們是自家人，無須計較的。你不能容許外人放手在你身上，但是自己家裏人的手是無妨的。我想你以爲我沒有挨過打麼？奧里沙！我所挨過的打的苦處，即使你在想像的惡夢中也沒有見過那兇殘就是上帝自己見了也該流淚罷。結果怎麼樣呢？我——一個孤兒，貧窮母親的兒子——發達到現在的地位——行會的頭領，作坊的主人。」

他彎下枯縐的身體，用強健有力底音調，選擇合宜的字句，開始告訴我他的幼年時代。

他的綠眼睛很光亮，金黃頭髮斜倚在一邊，臉湊近我的臉，轉變了他底高調聲音向我說。

「你坐汽船來到此地……現在汽船可以把你運到各處；但是當我青年時候，我自己得拉着一隻沿着伏爾加河逆流而上的貨船。船在水裏，我却赤腳在佈滿尖石頭的岸上跑……這樣從清早到日落，日光猛烈地照着我的項背，頭裏好像充滿了奔騰的熔鐵似的。有時我完全爲三種惡運所征服……我的可憐底小骨頭疼了，但是我得繼續下去，而我又能看不見路；我底眼睛

漲滿了淚，淚滾下來的時候，我心裏纔清醒了。啊！奧里沙，真不忍談起。

「我走啊，走啊，一直到牽繩脫了手，我蹣跚下去，我也不悲愁！我更鼓勇起來。若是我再沒有一分鐘的休息，我必定死了。」

「這是在上帝和救主耶穌光照之下我所過慣了的日子。這是伏爾加母親之所賜，一共三次，從西伯士奇到里賓士奇，從那裏到沙拉脫夫，又到費爾——約略三千多俄里。到了第四年，我成爲一個自由的水手。對於我的行業我顯出了本領。」

他說的時候，他的體積像一朵雲似的在我眼前長大，從一個渺小枯瘦的老人幻化爲一個力大無窮的人物。他真是在河邊親身拉過灰色底大貨船的麼？他屢次從床上跳起，指示給我：牽繩怎樣拖着貨船，他們怎樣排水，唱着低調的歌曲；這時，青年底春光回到這床上了，更增加我的驚異；他仍然粗野地，有力地講下去。

「好，有時，奧里沙，在夏日底晚間，我們到了京格拉，或是青山腳下的地方，我們常常悠閑地坐下作我們的晚餐；這時山村的舟子唱着動情底曲調，他們纔一開始，全體水手也就彈唱起來，

大家都陶醉了，伏爾加河似乎好像馬一樣飛奔，雲一樣昇騰着；一切煩憂好像還不如急風裏的輕塵。他們一直唱到菜羹煮沸了，趕快用一塊布把牠抬起。「請盡量地玩罷，可是別忘記了你的工作，」我們說。」

好幾次有人伸頭進門來叫他，可是每次我央求他不要走。

並且他笑着推開他們說『等一等。』

他留在這裏講給我好些故事，一直到將近黑了，在一個親熱底告別之後，他走了，我纔知道他既不刻毒也不可怕，想到如此殘酷地打我的就是他，我流淚了，我總是不能忘記這個。

祖父的這次訪問替別人開開門了，從早到晚常有些人坐在我的床上，來安慰我；我記得這並不一定能使我高興或愉快。

來得最多的是我祖母；她同我在一床上睡。但是在這些日子留給我分最分明底印象的是雪格那。他常在晚間出現——方闊的胸脯，捲髮，穿着他底最好底衣服——金邊襯裳，絲絨短褲，響得像小風琴似的靴子。一雙斜視而和悅底眼睛在濃眉下閃灼着，白牙齒顯露在影似的髭下；他

底襯衫微微發閃，好像反射着神燈的紅光：

「看這裏！」他腿下袖子，露出肘臂說。那上面有紅底疤痕。「看怎樣的腫呀；昨天更壞——很痛。當你祖父發怒的時候，我看見他正要打你，我就用手這樣來支着，我以為那鞭子會破，等到他注意別底東西的時候，你祖母或你母親就會把你抱去藏起的。我是玩這種把戲的老手，我底孩子。」

他和藹地笑了，又看看那腫底臂，接着說：

「我對你很憂愁，想起來就氣沮。這似乎是一種恥辱……但是他重責了你！」  
吹吹鼻子，又搖搖頭，一隻馬似的，他接着談論這事。這種孩子氣底單純使他和我更接近。我告訴他我很愛他。他答應我的時候的那單純底樣子常是我底記憶中活躍着的。

我也很愛你！那就是我讓我自己受傷的理由——因為我愛你。你以為我能夠對別人也這樣作麼？那不是愚弄自己麼？」

後來，他屢次偷看着門前，悄悄地給我一些體己底教訓。「下次，他再打你，你不要逃，也不要

抵抗。若是抵抗，那受傷是加倍的。你隨他的便，他對你就隨便些了。要軟弱，要柔順，不要逞強。記着這樣做；這是好話。」

「他一定不再打我了！」我大聲說。

「爲什麼，自然！」雪格那沉靜地答說：「自然他還要打你，而且常常！」

「爲什麼呢？」

「因爲你祖父是在管着你咧。」他又小心地指導我說：「他打你的時候，鞭子是直下來的。只要你靜靜地躺着，他就會把鞭子放低些，你就不至於破皮了……現在，你懂了嗎？把身子湊近他和鞭子，這於你是滿好的。」

他底黑底斜眼瞅着我，又說：「關於這些事情，我比一個警察還要知道得多些哩。我的赤膊上曾經被打到脫肉過，我底孩子！」

我看着他底發光底臉，記起祖母所講的伊凡沙維奇和伊凡那士加多拉奇開的故事。

## 第三章

到我病好了的時候，我知道雪格那在這家務上佔着重要地位。祖父對於他不像對他底兒子們那樣凶惡，並且在背地裏，半閉着眼睛，點着頭說：

『他是一個好工人——雪格那。記着我的話，他要發達的；他要交好運氣呢。』

我底叔父們對他也很有禮貌，沒有作弄過他，像他們對於工頭格里戈里那樣——他是他們每晚上惡作劇的對手。有時，他們燒紅他所用的剪刀，或者把一根釘子直豎在他的坐位上，或者把同樣顏色的材料放在他易得到手的地方，使半盲的他把這些縫作一片，祖父就會罵他。

有一天，晚餐之後，他在廚房裏睡着了，他們用靛水畫他底臉，一副油墨眼鏡沉悶地懸在灰鬍子上，鉛青色的長鼻子喪氣地下垂着，就像一片舌頭他戴着這一幅可笑而又可怕的面孔，游走了許久。

她們的這一類戲謔是層出不窮的，但是這工頭默默忍受着，不過輕聲咕嚕一下吧了，他不

論接觸鐵器或剪刀，針，針箍，都有了戒心，要先用許多口涎把手指浸溼。這成了他的習慣，就在吃飯時候，要用刀叉之前，他也吐唾沫在指上，這使孩子們大爲高興了。他受傷的時候，那大臉分裂爲許多波動的縐紋，那些縐紋流動在前額上，豎着眉毛，又神祕地消散在大底頭蓋上。

我不記得祖父對於兒子們的開玩笑，是怎樣討厭；可是祖母就常搖着拳頭向他們喊着：

『無恥的，壞畜生！』

但是我的叔父們也在背地說雪格那的壞話；他們故意在工作上找出他的錯處。罵他賊和懶人。

我問祖母他們爲什麼要罵他。她不是遲疑地解釋給我，把真像說得十分明白。『你看，若是他們自己開始了營業，各人都要雪格那幫他；這是他們在彼此面前要毀壞他的理由。他們說：「他是一個壞工人；」而他們的真意並不如此。這是他們的詭計。還有一層，他們怕雪格那不肯跟他們，單是跟你祖父；而你祖父可以合着他開第三個工廠，這於你底叔父們是沒有好處的。現在你可明白了嗎？』她微笑了。『他們一切都弔詭，侮慢上帝；你祖父也看透了他們的陰謀，故意

氣他們說：「我要賣一張免役證給雪格那，他就可以不當兵。我是離不開他的。」這使他們惱怒，正是他們不願的事；況且他們很貪錢，免役證是值錢的。」

我又同我祖母住在一起，如同在汽船上一樣，每夜我們睡覺之前，她都講給我一些神話或她自己底故事，這也真像一篇小說。可是也講到家庭的事情，如財產的分配給兒子們，以及祖父從一個陌生的人，並不是房主，或房主的什麼賣到一所便宜的新房子。

從她我纔知道雪格那是一個棄兒；他是發現在一個早春的陰溼底晚上，在門廊的橈上。

「他躺在那裏，」祖母沉思地，神秘地說：「不會哭了，因為幾乎凍壞了。」

「但是爲什麼人們要丟孩子呢？」

「這是因爲母親沒奶，或者沒有東西喂小孩。然後她聽憑那生下來的小孩死在什麼地方，她也就不管他了。」

她停一下，抓抓頭；望着屋頂嘆氣，繼續說：

「貧窮常是這理由，奧里沙；並且有一類貧窮是不必說的，因爲一個未婚的女子是不敢承



認她有一個孩子的——人們會笑罵她。

「祖父要把雪格那交給警察，可是我說「不，我們自己留着填補死了的底缺罷。」因為我有過十八個孩子，你知道。如果都活着，可以佔滿一條街——十八個新家庭！我十八歲就結婚，你看，到發見雪格那的時候，我已有十五個，可是上帝如此愛顧我的血肉，全把他們帶去了，——我的小囡作了天使，我很憂愁，同時也喜歡。」

她穿着寢服，披着蓬鬆底長髮，赫然坐在牀邊上，看來就像不久以前一個有鬚子的獵人從色格奇帶進我們院子裏來的那隻熊。

在她的無瑕底，雪白底胸上，畫了十字，她溫和地微笑着，似乎一切都光明了。

「上帝把他們帶去了固然更好，可是我孤獨也苦惱，所以我喜歡留着雪格那——可是就在現在我覺得我愛你們所受的痛苦，我底幼小者們呵……唔，我們留着他，給他受洗，而且幸福底在我們之間生活着。當初，我叫他「甲殼蟲，」因為他有時真是嚶嚶底，從這房間嚶嚶地爬進那房去，真像一個甲殼蟲。你定然愛他。他是一個好心人。」

我愛雪格那，不可言喻地讚美他。

禮拜六的時候，祖父對於本星期孩子們所犯的錯過都懲罰完了之後，出去做晚禱去了，在廚房裏我們就有一個說不出底快活時間。

雪格那從鑪上捉下幾個油蟲來，很快的用線把他們拴起，把一片紙剪成雪車，於是兩對黑馬就在平滑底黃棹面上昂然闊步起來了。走得慢的時候，雪格那用一根細木條作鞭子趕他們，

叫道：

「現在他們起身到主教家裏去了。」

然後他用一小片紙膠粘在一個油蟲的背上，把牠放在雪車後面跑着。

「我們忘記帶這皮包了，」他解釋說：「這教士帶着跑來了。現在，轉灣！」

她又把一個油蟲的脚用綿線拴起，那油蟲就頭一點一點地跳着，他拍手叫道：

「這是教堂底庶務從酒店裏出去作晚禮拜哩。」

後來，他給我看一個小耗子，牠會聽從他的命令站了起來，用後脚走路，拖着—根長尾巴在

後面，那活潑底眼睛可笑地睨着，好像黑底念佛珠。

他和小耗子做朋友，常把牠們抱在胸前，餵牠們糖，吻牠們。

『耗子是靈敏底動物，』他用確信底口氣說：『家鬼很喜歡牠們，誰餵了牠們，這老精怪就保佑他萬事如意。』

他也能够用紙牌和銅元作些魔術，他叫起來比孩子們還要高聲；其實他和他們就很難有什麼分別。有一天他們和他玩紙牌，他上了他們的好幾次當，他很氣惱了。他恨恨地撇着嘴，不再玩了。他後來對我訴冤，縲着鼻子說：

『這是一種欺騙！他們彼此有暗號，從棹下遞牌過去。你說這是消遣的玩藝麼？若是我自己去上當，我可不這樣蠢。』

雖然他纔十九歲，可是比我們四個合起來還要大。

在暇日的晚間，我對於他有特殊的印像。祖父和馬克是出去訪友去了，祖母預備了茶和許多好食品，麥酒裝在一個有紅花的方玻璃瓶裏面，這時，捲髮而不整齊底甲可夫叔帶着六弦琴

出現了雪格那眩耀着他的暇日的衣服輕輕地側着身子爬進來的是帶着閃光底有色眼鏡的格里戈里；又來了歐金尼亞——有小瘡底，紅臉底，肥得像一隻小甕瓶，玲瓏底眼睛，幽靜底聲音；也來了阿士彭士奇教堂裏的那粗毛底司務，還有幾個黑泥滿身像梭魚和鱈魚似的人物。他們全都吃喝得很多，隨時吃力地喘着；小孩也拿着糖汁的酒杯在喝，逐漸覺得有一種溫和而異樣的快樂。

甲可夫叔多情地撥着六弦琴，他常說：

『好，我們就動手罷！』

搖着他底鬆髮的頭，抱着六弦琴，像一隻鵝似的長伸着頸子；他的圓底，魯莽底臉上的表情成爲入夢似底，他的熱情底，閃動底眼光蒙着一層油膩的薄霧；當他繼續地輕撥弦索的時候，他的腳隨意地動着。他的音樂要求一種緊張底沉默。樂聲突然而起，好像從遠方流來底急湍，激動人心，浸透以一種不可思議底悲哀和不安之感。在那音樂的影響之下，我們都陰鬱起來了，長輩所感受底不見得比孩子們更多。我們完全靜止着——消融在入夢的沉默裏。沙士加馬克特別

聽得出神，他端坐在我們叔叔的側面，快活地張着口，流着涎，呆看着那琴。我們其餘的人，好像被妖術蠱惑着，全都凍結了似的；只有茶炊的輕柔底私語，可是也沒有妨礙那六弦琴的訴苦。兩道小底方窗投射牠們底光明進秋夜底黑暗裏，每時每時有人輕輕地拍着窗子。兩支尖得像長矛似的牛油燭的黃光在棹面上閃動着。

甲可夫叔越發嚴正不動了，好像他在熟睡中咬緊了牙齒似的；只有他底手似乎在獨自活動着。灣曲底右手指模糊地在鍵盤上顫動着，正如鼓翼掙扎的一些小鳥，同時他底左手在頸上忽上忽下的移動。

當他醉了的時候，他差不多常從牙齒裏發出一種不快的尖聲，唱着那永不會完的歌：

「甲可夫若是一隻狗，

他要從早到晚怒號着。

嗚！我真疲倦了！

嗚！生活真淒慘！

尼姑在街上走，

烏鴉在柵上談。

嗚！我真疲倦了！

鑪後蟋蟀唧唧叫，

甲蟲動得正合拍。

嗚！我真疲倦了！

一個乞丐晒長襪，

別的一個用計偷了牠。

嗚！我真疲倦了！

是喲！生活真是很淒慘！

我不忍聽這歌曲，到了乞丐這一段，我常爲一種不能自制底悲慘風暴所侵襲而哭泣了。

這樂音在雪格那上的影響和別人一樣；他聽着，手指在掠着他的粗黑底頭髮，瞪眼看着一

個角落，瞌睡似的。

有時，他忽然用不平底口氣大聲說：『啊！只要我有好聲音。天啊！我將怎樣地唱喲。』

祖母嘆一口氣說：『你傷心了麼，甲可夫……我想你給我們一次跳舞，雪格那。』

他的請求不一定立刻就順從，但是，有時這位音樂家會突然放下六弦琴，旋轉着兩個拳頭，作出一種姿式，好像他在把一種不能見的東西從他身上摔到地板上去，銳聲底地叫：

『滾開！苦悶好，雪格那，站起來，雪格那！』

雪格那理直了他的斗蓬，那樣子很好看，很小心地走到廚房中間，好像怕踏着針似的，漲紅着棕色底臉，含羞地微笑着懇求說：

『快點，請，甲可夫！』

六弦琴鏗然怒鳴，雪格那的脚根忽緩忽急地踏着地板，茶棹上的杯盤發出急響，雪格那在廚中放散光明了，撲下來像一隻風箏，雙手波動着像風磨，脚動得這樣的快好像靜止着似的；然後停止在地板上，圓圓地旋轉，好像一隻金黃底燕子，他的絲斗蓬的華麗射出照耀一切的光輝，

波動着，他閃閃地飄浮在空中。他不倦地舞呀舞呀，忘却了一切；倘若那門是開着的，他好像會跳了出去，跳到街上，跳出了城……跳到未知之境去。

『轉過來！』甲可夫叔叫了，踏着脚，發出一聲尖銳底呼嘯；然後激昂地吼着奇異的古話：

『噢，我底呀！若不是怕離開我底鏟子，

我將要不顧我的妻和子。』

大家坐在棹前，互相摩弄着，並且時時呼嘯着，這時好像他們都已燻活過來了。那有鬚底工頭拍着他的光頭，合着那呼嘯。有一次，他灣下頭來對着我，柔鬚刷着我底肩，湊近我的耳朵，好像和成人談話似的說：

『倘若你底父親還在這裏，阿里克，那就更有趣了。他是一個快活底人——常常是高興的。你記得他，記得麼？』

『不。』

『不記得麼？有一次他和你祖母——等一下。』



他站了起來，又高又瘦，很有些像一尊合度的神像，向我祖母鞠了一躬，用非常粗率底音調懇求：

『伊文諾夫娜，你能如此仁慈，爲我們跳舞，像從前你和塞文台維奇舞的那樣麼？這會使我們全都歡欣。』

『你在說什麼，我的親愛底人？你是什麼意思，格里戈里？』祖母說着，洋洋自得地微笑着。『幻想着我跳舞的時代麼？我不過能使人發笑吧了！』

但是她忽然以一種青年氣慨跳起來，整理一下她底衣服，很端正地直立着，又急走過去，高聲說：

『好，你們要笑就笑吧！或許於你們有點好處。現在，甲可夫，彈起來！』

我底叔叔行所無事地閉着眼睛，很慢地撥弄着弦索。雪格那靜立了一會，纔跳到祖母那裏，直立在她面前，這時，祖母無聲地輕輕渡過地板，好像是飄浮着似的，張着兩手，揚着眉毛，黑眼睛望着空間。這樣子我覺得很可笑，我就嬉戲她一下；可是格里戈里嚴正地豎起指頭對着我，大人

們都不高興地望着我這一面。

「不要作聲，雪格那，」格里戈里一說他就順從地跳在一邊，坐在門面前，同時歐金妮亞拋出她底亞丹底蘋果，開始唱着愉快底低音：

「每天每天一直操作到禮拜六

她得到了她可以得的，

從早到晚織花邊

一直到幾乎眼睛看不見。」

祖母的舞蹈更好像是在講故事。她柔婉地，入夢地移動着；她屢次顧盼着她的輕揮着底雙臂，巨大底全身無定地動搖着，腳在留心地探索她底路。然後她靜靜地立着，好像忽然被什麼驚駭着了；她底臉顫動着而且變爲陰暗底了……但是立刻又煥發着愉快底微笑。她震搖在一邊，好像在讓路給什麼人，作出縮手拒絕的樣子，又低下頭去似乎死了；又在傾聽着什麼，高興地淺笑着……忽然疾走過去，像地黃牛似的轉而又轉，她底形態似乎越發美麗，越發高大了，我們底

眼睛不能離開她——在這回春的奇蹟中她顯得絕對底魔惑底美。歐金妮亞又在瞧瞧着：

『禮拜六的彌撒之後呀，

這少女一直舞到中宵，

她放膽遲遲回去，

只爲閑暇無多日。』

祖母舞完了，回到茶炊那裏。他們一致對她喝采，他掠着頭髮說：

『這就夠了！你們還沒有見過真底舞蹈。在我們底故鄉把拉克雅，有一個年輕姑娘——我現在忘了她底名字，以及關於她底其他的事——若是你們看見她底跳舞，你們要歡呼起來呢。看着她就是一種幸福，你再也不想別的了。我很嫉妒她——真是罪過！』

『歌者和舞者<sub>是</sub>世間最偉大底人，』歐金妮亞鄭重地說，並且開始唱大衛王的故事，同時，甲可夫抱着雪格那說：

『你應該去酒店裏跳舞。人們都要轉過頭來向着你的。』

『我願意我會唱！』雪格那不平地說：『倘若上帝肯給我聲音，那末我已經唱了十年了，我要一直唱下去，像一個修道士似的就行了。』

他們都喝麥酒，格里戈里喝得格外多。祖母倒了一杯又倒一杯給他的時候，警告他說：

『格里沙，小心些，不然你會全瞎了的。』

『不用小心！我底眼睛沒有多大用處，』他堅決地回答。

他醉了，可是還不至於發昏，不過是隨時都在咕嚕着，話多起來了；他幾乎不斷地和我講着我父親的話：

『我底朋友塞文台維奇是一個有大心的人……』

祖母一面嘆氣一面證明說：

『不錯，他真是——上帝的真孩子。』

這些全都十分有趣，魔惑着我，我心中充滿了並非不愉快底悲哀。因為悲哀和喜悅在我們內面一個挨一個地住在一處，差不多不能分離；這一個和那一個的連接有一種不可思議底神

速。

甲可夫叔已經很醉了，開始撕他底上衣，凶狠地扯拉他底鬚髮，他底灰鬍子，他底鼻子和下  
垂底嘴唇。

『我是什麼東西？』他呼號着，淚流滿面的。『我爲什麼在這裏？自己打嘴巴』，額角和胸膛，  
哭訴着：『無價底下流東西！失掉了靈魂的！』

『啊——呀！你是對的！』格里戈里咆哮了。

但是祖母也不十分清醒，抓着她底兒子底手，說：

『也就得啦，甲可夫。上帝知道怎樣教導我們的。』

當她正在飲酒的時候，她更爲引人注意；她底眼睛更加黑了，微笑着，分散她心裏的煖氣在  
各個人上。她把使她底臉發熱的手巾掃開一邊，帶醉地說：

『上帝！上帝！一切都是滿好的！你不看見一切都是滿好的麼？』

這是她底心的呼聲——她生平的口號。

我的不幸底叔叔的眼淚和哭聲很感動我。我問祖母他爲什麼這樣哭着罵着打着自己。『無論什麼你都想知道！』她不高興地說，完全不像她平常底態度。『可是等一會吧。不久你就會明白這些事。』

這越發激動我底好奇心，我曾經去到作坊裏，纏着雪格那問這一件事情，可是他答覆他單是斜視着格里戈里好笑，而且亂推着我，叫着：

『不要鬧了，滾開吧。不然我就要把你放進缸裏去染一染。』

格里戈里站在連着那些染缸的一個矮而寬底鑪子前面，用一根長底黑棒攪動牠們，屢次提起來看那棒端上的顏色。水滴。熊熊底火焰在他底教士底十字架似的雜色護胸上跳舞。染水在缸裏發光；辛辣底蒸氣一片濃雲似的伸長到門前。格里戈里底充血底，昏暗底眼睛從眼鏡片下面瞅着我，忽然對雪格那說：

『院子裏要用着你咧。不知道麼？』

但是，雪格那已經去到院子裏的時候，格里戈里坐在一個紫檀素的包裹上，招手叫我。

『來這裏！』

把我拉在他底膝上，他底溫軟底鬍鬚擦着我底面頰，他用回憶的口氣說：

『你底叔父虐待他底妻，把她害死了，現在他底良心在刺痛他。你知道麼？你要知道一切，你看，所以你慌亂了。』

格里戈里像祖母一樣直率，但是他底言語是凌亂底，他似乎把每一個人都看得十分透澈。『他怎樣害死她呢？』他悠悠地說下去。『爲什麼，像這樣。他和他睡在床上，他用被子蓋着她底頭，他按在上面打她。爲什麼？他不知道他自己爲什麼要這樣作。』

他沒有注意雪格那已經從院子裏拿着一把東西回來了，蹲在鑪子面前烘手，這工頭說：

『或者是因爲她比他更好，他妒嫉她。加斯梅林族是不喜歡好人的，我底孩子。他們嫉恨好人。他們不能容忍好人，總要想法子排除他們。去問問你底祖母他們怎樣排除你父親。她會告訴你各樣事情；她恨撒謊，因爲她不懂得撒謊。她可算得是一位聖人，雖然她喝酒和聞鼻煙。她是一個上好底婦人。跟定了她，不要讓她走了。』

他把我往門上一推，我走進了院子裏，沮喪而且恐怖。在進屋子的門上，雪格那突然抓住我，悄聲對我說：

『不要怕他。他是不错的。要用正眼看待他。他就喜歡這個。』

這些全都很奇怪而且痛心。我不知道一切別樣底生活，我只恍惚記得我底父親和母親是不像這樣生活着的；他們有一種和這不同底言語，和這不同底幸福的觀念。他們常是一起出去，一起坐下，互相緊接着。他們常常一起笑，笑得很久。在晚間，他們坐在窗前，放開聲音唱歌；人們都聚集在街上看着他們。仰起頭來看着他們的那些嘴臉，使我可笑地想到飯後的髒碟子。但是這裏的人們很少笑，而笑的時候也不容易猜想他們在笑什麼。他們常常一個對一個生氣，在角落裏秘密地互相喃喃着恐嚇的話。孩子們是被降服了，被忽視了；好像雨打塵埃似的落在地上。我覺得我在這裏是一個畸零底人，我在這裏的一切遭遇無非是一串的刺傷，刺激我猜疑，壓迫我用嚴密底注意去考求正在發展的事件。

雪格那和我的友情增進得很快。祖母從早到晚都被家務纏繞着，我便終日地跟在雪格那



的左右。每逢祖父鞭撻我的時候他仍然把手放在鞭子下面，到第二天又露出紅腫底手臂來抱怨說：

『真無意思！這於你並不見得減輕了一點，看我可是這樣的了。我不能再忍受了，這樣子！』但是第二次他又使他自己受了同樣的不必要底創傷。

『但是我想你並不是故意又這樣作的，是嗎？』我說。

『我不是故意的，偏偏又如此。我全沒有想到。』

不久之後我懂得了雪格那的某些方面，增加了我對於他的興趣和友愛。

每禮拜五他常把那棕色底闊馬沙拉巴，祖母底寵物——一個靈巧，魯莽底畜牲——繫在雪車上。然後穿上只到膝頭的皮外衣，戴上厚帽子，繫緊綠帶子，他起身到市場去買食物。有時他回來得很遲，全家都不安起來了。有些就時刻跑到窗前，哈氣溶開玻璃上的冰，上下看着那道路。

「還不見麼？」

『不見。』

祖母比別人更爲關心。

『唉！』她對她底兒子和她底祖父說：『你們把這人和馬都毀掉了。我奇異你們不自知羞恥，沒良心底畜牲啊！你們蠢貨的一家子，你們酒鬼爲這個上帝要罰你們哩。』

『够了，夠了！』祖父怒容滿面地呼喊。『這是不能再晚的時候了。』

有時雪格那一直到正午纔回來。祖父和叔父們急急跑到院子裏去會他，祖母緩步在他們後面就像一隻熊，以決然底神氣撮着鼻煙，因爲正是聞牠的時候了。孩子們都跑出去，開始高興地卸下雪車。車裏滿載着豬肉，死鳥，以及各種食品。

『我們告訴你的都買來了嗎？』祖父問，他底銳利底眼光斜射着審查那一包東西。

『是的，沒有錯，』雪格那快活地回答，一面在院子裏跳躍着，拍着帶了無指手套的手來溫暖自己。

『不要把那手套弄壞了。那是值錢的，』祖父嚴正地說：『你還有些零錢吧？』

『沒有。』

祖父悠悠地繞着那包裹在走，低聲說：

『你又買得太多了。沒有錢能夠買嗎，你能嗎？我沒有這麼多錢。』於是怒形於色地昂然大步去了。

我底叔父們便快活地忙着收拾那包裹，一面吹嘯着，一面把那些魚，鳥，鵝臟腑，小牛蹄，以及許多肉片子攔在手上估量牠們的分量。

『好，快解下來吧！』他們歡呼着。

馬克叔特別歡喜，在包裹面前直跳，閉上眼睛狂吸那家禽底氣味，嘴唇嘖嘖地響着。他正像他底父親；也有一副同樣乾癟底形體，不過更高些，頭髮是黑底。

掠起他底冷手上的袖子，他審問雪格那：

『我父親給你多少錢？』

『五個盧布。』



雪格那也像一匹小馬一樣好玩，跳到她面前。

「他是一匹好馬，祖母！而且這樣伶俐！」

「滾開！不要在我面前賣弄聰明！」祖母叫了，頓着腳。「你知道今天我不喜歡你。」

後來她解釋給我聽，雪格那在市場上買了的和他偷了的一樣多。「倘若祖父給他六個盧布，他就用三個，偷三個，」她悲哀地說：「他喜歡偷。他好像一個不潔底孩子。他一次嘗試，得了利益；於是欣賞這成功，由此成就了偷盜的習慣。而你祖父從小吃着貧窮的麵包，老來成了貪吝，他把錢看得比他自己底兒女底血還貴重！他就喜歡別人白送！至於馬克和甲可夫……」

她作出輕蔑底樣子，沉默了片刻；然後定睛看着那緊閉的鼻煙盒蓋，她怨憤地說下去：

「但是，里克先，這是一個盲婦人的工作……運命的主婦……她坐着替我們紡織，織成什麼樣子我們是不能選擇的……這真是倘若他們拿着雪格那偷錢，他們會打死他的。」

又沉默了一會之後，她悠悠地說：

「啊！我們儘有許多原理，可是我們不去實行。」

第二天我央求雪格那不要再偷了。「倘若你再偷他們會打死你的。」

「他們不能動我……我會很快地躲閃開他們的捉捕。我像一匹烈性底馬一樣活躍。」他說着，笑着；但是第二分鐘他底臉沉下來了。「自然我完全知道偷盜是錯誤而危險的。我偷……不過是消遣自己，因為我太煩悶了。況且我並不惜錢。你底叔父們不到一個禮拜就從我這裏全拿去了。可是我毫不在意！讓他們拿去。我够用之外還有呢。」

他忽然把我抱起來，輕輕地搖着。

「你將來會長成一個強健底人，你這樣輕而且瘦，而你底骨頭是很堅定的。我說，你爲什麼不學六弦琴請教甲可夫叔！可是你還太小，這真可惜！你是小，可是你有你自己底性格！你不喜歡你底祖父，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喜歡加斯梅林族的任何人，除了你底祖母而外。讓鬼喜歡他們吧！」

「對於我怎麼樣呢？」

『你你不是一個加斯梅林。你是一個普斯可夫……那是不同底血統——一個完全不同底家系。』

他忽然猛烈地緊抱我一下。

『啊！他幾乎是在咆哮。』只要我有好聲音唱歌！我底上帝我要怎樣地激動這世界呀……此刻出去吧，老伙件。我得作我底工作了。』

他把我放在地板上，啣一把好釘子在他底嘴裏，開始鋪開一幅潮溼底黑布，用釘子釘在一塊大方木板上。

接着他底末日就很快地到了。

事情是這樣的。院子裏放着一大個粗而多節底橡樹十字架，靠在門旁邊。擱在那裏已經很久了。我生活在這家裏的早幾天就注意到牠，那時牠還是黃底和新底，但是現在已經被秋雨淋黑了。牠在這擁擠而髒髒底院子裏面，發出一股焙橡子的苦味。

甲可夫叔買牠來要放在他底妻的墓上，而且發誓要在她死的週年那一天親自捐到墳場

上去，這一天正是冬初的一個禮拜六。

正是結冰，吹風而且落雪的一天。祖父，祖母和三個孫兒早就到墳場去聽安魂歌去了；我因為罰留在家裏。

我底叔父們一致穿着短底黑皮上衣，把那十字架從地上豎起來，站在牠底枒枝下面。格里戈里和幾個外邊人很吃力把這沉重底木樑抬起來，放在雪格那底闊肩上。他踉蹌了一下，腿似乎立不住了。

『你有力量把牠搬去嗎？』格里戈里問。

『我不知道。似乎很重。』

『開開門，你瞎鬼！』馬克怒吼着。

而甲可夫叔也說：

『你應該自己知道羞恥，雪格那，你比我們倆合起來還強哩。』

但是格里戈里打開了門，固執地勸告雪格那：



「留心不要用力太多掙傷了自己！去，上帝保佑你！」

「禿頭笨貨！」馬克叔底罵聲從街上來。

全院裏的人都高聲談笑起來了，似乎喜幸除掉這十字架。

格里戈里牽着我底手，引我到作坊裏去，親恰地說：

「或者，在這情形之下，祖父今天不會打你了。」

他把我放在一堆預備着要染的毛織物上面，用心地把我包裹在牠們裏面，單留一個頭在外面；他吸着缸裏起來的氣味，深思地說：

「我知道你底祖父已經三十七年了，親愛的。我看着他底事業的開始，也要看見牠底結果。我們那時是朋友——其實我們自始就是共同經營這職業。他是一個聰明人，你底祖父！他立意要作主人，但是我不知道。然而，上帝是比我們任何人都更聰明的。只消他微微一笑，最聰明底人就眯着眼睛像傻子似的。你還不懂得一切的言語行動，但是你必須學習着了解各樣事體。一個孤兒的命運是艱苦底。你底父親，馬克生塞文台維奇，是一個善人。他也受過好教育。這就是你

祖父不喜歡他的原因，所以成爲各不相干的了。」

我喜歡聽這些愷切底言詞，愛看着爐裏面金紅火焰的舞踊，又，缸裏騰起的乳白底汽雲，停在房頂的傾斜底板上好像一層黑藍色底霜，從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縫裏所看見的天就像一條一條的藍緞帶。風已經退了，院子裏撒滿了玻璃似的塵灰；雪車在街上經過發出尖銳底響聲；一道藍煙從人家煙囪上冒起來；微弱底暗影流動在雪上面……也在告訴一段故事。

瘦削，長腿，多鬚，科頭，大耳底格里戈里，好像一個善良底男巫，一面攪動着煮沸底染水，一面在教導我。

『看待每一個人都要用直道底眼光。倘若一隻狗向你撲過來，你就撲過去吧。那時牠就不惹你了。』

他底厚眼鏡片架在鼻樑上，那頂端好像祖母底一樣是藍底——因爲同樣底理由。

『這是怎麼的？』他忽然叫起來，聽了一聽；然後他用腳關上鑪門，幾乎是跳着跑過院子去，我也跟在後面。在廚房間，雪格那仰面躺在地板上；窗上的寬條光底線落在她底頭上，胸上，脚

上。他底前額異樣地發亮；他底眉毛直豎着；他底斜視底眼睛有意地凝視着熏黑底頂棚；一股紅斑點底泡沫從失色底嘴唇上沸湧出來，嘴角還流着血，淌在臉上，頸上，一直到地板上。兩條腿難看地張開着，褲子是溼透了的，沉滯地靠在用沙打磨過底發光底餐臺上。許多血的小川和許多光的波紋交切着，鮮明地向門檻上流去。

雪格那全然不動，除了這個事實而外：他躺着，兩手沿着身子放着，手指抓着地板，髒污底指甲在日光裏發閃。

歐金妮亞跪在他面前，放一支細長底燭在他底手裏面，可是他拿不起來，燭落在地板上，浸溼在血流裏面。她把牠拾起來，弄乾淨了，又想把牠安放在那些顫動底手指裏面。一種溫存底私語在廚房裏聽見了；這好像一陣風似的要把我吹出門去，可是我緊握着門檻。

『他跌倒了！』甲可夫叔用無聊底音調在解釋，戰慄着，轉動着頭。他底臉是灰底，憔悴底；他底眼睛失了神，不斷地眯着。『他跌了，那東西落在他底頭上，打在背上。我們又不能不按期去放下這十字架。』

「這是你幹出來的，」格里戈里呆氣地說。

「可是怎樣……？」

「你幹出來的！」

這時血正在流，門邊已經成一個池。似乎一刻比一刻加深加黑。血沫跟着他底好像在夢中似的哼呼一起滲出來，然後他解體了，似乎平而又平，好像膠粘在地板上，或者沉沒在裏面。

「馬克已經騎馬到教堂裏去找父親，」甲可夫叔悄聲說：「我急速就去用轎車把他接回來。真是幸事，我沒有站在那樹枝下面，不然也要像這樣的了。」

歐金妮亞又把燭安放在雪格那底手裏，蠟油和眼淚一起滴在他底手心上。

「好了！讓他底頭粘在地板上吧，你疏忽底東西，」格里戈里粗暴地說。

「你是什麼意思？」

「你爲什麼不脫下他底帽子？」

歐金妮亞從雪格那底頭上扯下膠粘在地板上的帽子。然後他底頭偏在一面，血就單從他

底嘴的這一角上過多地流了出來。這樣經過了一個可怕底長時間。當初我希望雪格那嘆一口氣就坐起在地板上，瞌睡似的說，『吓！真烤熱了！』好像他在禮拜日午飯後常說的一樣。

但是他不起來；恰相反，他似乎陷落進地裏面去了。現在太陽從他身上撤退了；牠底光芒漸縮短，僅僅照着窗臺。雪格那底全形一刻比一刻黑暗；手指也不動了；嘴上的泡沫也不見了。圍繞着他底頭的三支燭站在黑暗裏面，波動金色底火焰，輝耀着他底紛亂底黑藍頭髮，投射一些顫動底黃色光波在他底暗澹底面頰上，照明了他底鼻尖和血污底牙齒。

歐金妮亞跪在他旁邊，一面流淚一面含糊地說：『我底小鴿子！安慰我的鳥兒！』

苦寒底天氣。我爬在棹子下面，躲在那裏。一會，祖父跟賡奔進廚房裏面，穿着羊皮外衣；跟着他進來的是穿外套帶皮圍巾的祖母，馬克叔，孩子們，以及別的一些外邊人。

祖父把外衣丟在地板上，叫起來了：

『廢物！看，你們的荒唐作了什麼事體給我了！在這五年之中他值得的金錢和他底身體一樣重——這是真的！』

丟在地板上的外衣阻礙着我看見雪格那，所以我爬出來，却撞在祖父底腿上。他把我拉到一邊，同時搖着他底小紅拳頭恐嚇我底叔父們。

「你們這些狼！」

他坐在櫈上，兩手也擱在上面，突然乾哭起來，尖聲說：

「我全都知道了！……他刺着你們底眼睛！就爲這個！唉！雪格那，可憐底蠢人！他們是怎樣作弄你的，呢？」一個陌生者底馬用一根朽纏繩就好了！」母親！上帝這幾年來不愛我們了，是嗎？母親！」

祖母彎着腰蹲在地板上去探他底手和胸部，臉湊近他底眼睛，捏着他底手，摩撫牠們。然後她推翻那些燭，吃力地站起來，穿着發亮底黑外套顯得非常陰沉，眼睛可怕地大睜着，她沉重地說：

「走開，該詛咒底人們！」

除了祖父而外全都四散出廚房去了。

雪格那悄悄地被埋葬了，也很快地被忘却了。

18  
/12

## 第四章

我睡在一張寬床上，一個厚毛氈四疊起來包着我，傾聽祖母在說她底祈禱。她跪着；一隻手壓在胸上，時時虔敬地屈身下去。外面院子裏邊爲嚴寒所統制；綠色底月光從凍結底玻璃窗上窺看進來，柔媚地落在她底仁慈底臉上和大鼻子上，她底黑眼睛放着靜肅底光輝。她底絲似的華髮好像在爐火面前一樣發亮；她底黑衣沙沙地響着，從肩上縳起許多微波，一直紛披在地板上。祖母作完祈禱之後，默默脫下衣服，小心地疊起，擱在角落的一個箱子上。然後來到床上，我假裝熟睡了。

『你並沒有睡着，你頑皮的，你單是裝假，』她溫柔地說：『來，我底乖，讓我一些被窩！』

『你這樣和你底老祖母調皮麼？』她一說我就預料要發生怎樣的事，我忍不住笑了。她把毛氈向她那一面如此用力而巧妙地一拉：我突然落在空處去了。當她嘻笑地說：『我底手指的小玩藝如何？（蚊子咬了麼？）』的時候，我滾了幾滾又滾落在溫軟的床上了。



但是有時她的祈禱如此長久，我真地睡着了，不知道她上床來。

她底較長底祈禱文多半是擾攘，爭吵，打架的那一日的結論；聽着很有趣。祖母給上帝一個本宅所有事件的詳細報告。她跪着俯伏着像一大堆土，起初是悄聲地很快而含糊的，後來却粗氣地說了：

『主啊！我們全都願意作得更好，你是知道的。馬克，這老大，應該在鎮上開業——在河邊對他是不好的；別的這一個是新底隣居，不是過分的罷。我全不知道將來怎樣！這裏現在有父親。甲可夫是他所寵愛的。偏愛一個孩子是正當的麼？他是一個固執底老人；主啊，你教導他罷！』

她底大而亮的眼睛注視着那暗澹底神像，替上帝想出了辦法：

『主啊！給他一個好夢，使他知道怎樣待他底孩子們！』

她俯伏着，叩頭之後，又直立起來，甘言誘人似地說：

『而且也給伐利亞一些福澤！她怎樣使你不喜歡了麼？她比別人更有罪嗎？爲什麼一個康健的青年婦女如此苦楚呢？還有格里戈里，主啊！他底眼睛越發越發壞了。果然瞎了，他是要被遣』

去而飄流着的那真可怕呀！他爲祖父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可是你以爲祖父會幫助他麼？噢，主啊！

她靜默了一久，頭軟軟地垂着，兩手沿身掛着，沉靜得好像睡着了，或者是忽然凝固了。

『還有什麼呢？』她高聲問她自己，眯了眯眼皮。

『噢，主啊！救一切的忠實信徒！赦免我——我是可詛咒底愚人——你知道我作錯了事不是出於惡意，而是由於蠢笨。』深深地吸一口氣，她可愛地，滿足地說：『上帝之子，你知道一切！天父，你看見一切。』

我很喜歡祖母底上帝，他似乎很接近她，所以我常說：

『告訴我一些上帝的事。』

她說起他來，那態度就不同——很靜肅地說出希奇的字句，眼睛是閉着的；而在開始之前，要鄭重地端坐下，把頭巾小心地安放好。

『上帝底坐位在小山上，居於天堂中的草原；這是在終年開花底銀菩提樹下的一個青玉

壇。天堂中沒有冬，也沒有秋，花開不謝，因歡悅乃至善恩澤也。上帝底週圍天使們像雪片一般飛着；蜜蜂嗡嗡叫着，白鴿翔翺於天地間，告訴上帝我們各個的一切所作所爲。就在這地上，你和我，和祖父各人都有一位天使相隨着。上帝待人一律平等。例如，你底天使會去告訴上帝：「里克先亂罵祖父。」於是上帝說：「好，讓那老人打他罷。」所以我們和天使全有關係；上帝給各人所以應得——有些得憂愁，有些得歡樂。凡他所作的都是對的，天使們諧和着，散開翅膀不停地歌頌他：「上帝啊，光榮底你；你底光榮。」他只是向他們微笑，這就夠了——。」於是她自己也微笑着，把頭兩邊搖一搖。

『你都看見過了麼？』

『沒有，我沒看見，可是我知道。』

她一說到上帝，或天，或天使，她好像縮小了似的；她底臉色更年青了，澄明底眼睛發出奇異底溫柔底光。當我坐着靜聽這無窮盡而永不厭倦底故事的時候，我常拿起她底重底緞帶，纏在我底頸上。

「上帝是不給人看的——人們底眼是昏暗的。只有聖者可以和上帝面對面地相見。可是我親自見過天使們；他們有時顯示給淨潔底靈魂。一次在早彌撒的時候我站在教堂中間，看見兩個雲似的東西在祭壇旁邊移動。一個人能夠看各樣東西，而透過了他們就顯得更爲光明，他們底薄紗似的翅膀是觸着地板的。他們在祭壇旁邊游動，幫助老神父愛里亞，當他抬起無力底手來祈禱的時候，他們掌着他底眼皮。他太老了，幾乎瞎了，常常跌交；但是那一天他進行得很快，一會就作完了彌撒。我看見他們的時候，我喜歡得要死。我底心好像要跳出來，我底淚直流。啊，牠是何等地美麗呀！噢，里克先，我底心，上帝之所在——無論是天上地下——一切都是好的。」

「但你底意思不是說這裏一切都好嗎——我們家裏嗎？」

祖母畫了十字，答說：

「我們底聖母是可讚美的——一切都好。」

這惱了我了。我不能同意這家裏的事是作得好的。在我看來只有一天比一天不堪。

有一天，我過着馬克叔房門前的時候，看見那台利亞還沒有穿着好，兩手抱在胸前，走上

走下地像一匹慌亂底畜牲，咽鳴着，聲音雖不高，而腔調很傷悲：

『我底上帝，請你保護我！離開這裏！』

我能夠同情於她底祈禱，正如我能了解格里戈里的憤激一樣：

『我願我趕快完全瞎了，他們就會把我驅逐出去討飯；那無論如何比現在好得多。』

我也願意他趕快瞎了，我可以得一個機會出去，同他一起去討飯。我曾經把這事告訴過格

里戈里，他底鬍子裏露出微笑說：

『不錯！我們一起去。可是我要到鎮裏去。那裏出現了加沙梅林族的孫子——他底女兒底兒子；他可以於我有些好處。』

不止一次了，我注意那台里亞嬪的陷下底眼睛下面的青色底浮腫；有時她底黃臉上突出腫脹的嘴唇。

『那是馬克叔打她嗎？』我問祖母。她嘆氣說：

『是的，他打她，但是不很重——這鬼東西！在夜間打他祖父是不反對的。他是性惡的，而她

——她是鼻涕似的膠質物！

『但是他也不常常打得很多，』她以更爲高興底音調繼續說：『他不過是給她嘴上一下，或者耳上一拳，或扯着她底頭髮一兩分鐘；但是也常時痛打到幾點鐘。有一次復活節你祖父打我從午飯時候起一直到睡的時候。他繼續着；歇歇氣又來。他還常用皮鞭！』

『但是他爲什麼這樣作？』

『我現在忘記了。有時他打我打得要死，還要把我關起來五小時不給東西吃。到完事的時  
候我幾乎不能活了。』

我駭昏了。祖母大過祖父兩倍，他能够如此踐踏她是難於相信的。

『那時他比你更強麼？』我問。

『不更強，但是更老。況且他是我底丈夫，他替我對上帝負責；而忍受是我底義務。』

看她拂拭神像和洗刷牠底飾物是很有趣味的；牠是用寶石，銀類和珍珠鑲在冠上的。當她輕柔地把牠拿在手上的時候，她微笑着注視牠，有情地說：

「看多麼可愛的一個面孔呀！屈起身子去吻牠，又說：『你沾了塵土了，塗污了，聖母，基督的輔佐，神所寵眷的！看喇里克先，親愛的，這寫得多麼細啊，這樣小的字，可是完全看得清。這叫作『十二聖節日』，在這中央你看這因先天的純潔而偉大的聖母；這裏寫着：『母親，不要爲我哭泣，因爲我將要躺在墓中。』」

有時我覺得她撫弄那神像的誠懇嚴肅很像我表妹對於她底偶人。

她常見鬼，有時好幾個在一起，有時單是一個。

「在禁食節的時候，一個月明之夜，我過着羅多浮夫家前面，抬頭一看屋頂上，有一個鬼坐近煙囪旁邊！他全是黑底，他抱着有角底頭爬在煙囪上，用勁地吸鼻子。這巨大而笨重底畜生坐在那裏吸呀吸呀，豬一樣的叫，一根尾巴拖在屋頂上，他底腳時時都在搓着。我就向他畫了十字說：『督復活了，妖魔皆粉碎！』馬上他低哼一聲，一個倒栽葱就從屋頂上翻落在院子裏——於是他粉碎了！羅多浮夫家那天一定是煮肉了，他在那裏享受肉味哩。」

我笑她所描畫的鬼翻筋斗，而她也笑了，說：

「他們也像孩子們一樣喜歡調皮的有一天我在洗衣房裏洗東西時候晚了忽然小屋底門打開了，衝進來一羣小底紅底，綠底，黑底油蟲似的東西，各式各樣的，佈滿在地面上。我望門口奔了去，可是通不過；我底手足也動不得，困在這些鬼羣之中！他們塞滿了一屋子，我簡直轉身不得。他們爬在我底腳上，拖住我底衣服，把我包圍得彎腰也不行。雖然他們用後腳走路，可是毛茸茸的又軟又煖，很有些像貓。他們把我團團圍住，偵察一切，耗子似的露出牙齒，小綠眼睛一睜一眯地，他們底角幾乎刺破了我，而且直豎着他們底小尾巴——好像豬尾巴。噢，我底親愛的！我似乎什麼也不知道了。他們也不推動我。燭是息了，銅盆裏的水溫溫底，洗底東西全拋撒在地板上。啊！一分一秒地愁煩起來。」

我閉上眼睛，就看見小房間的門檻，同那些灰色底圓石以及一羣毛茸茸底各種顏色底東西，流水似地逐漸瀰漫在那洗衣室裏。我能看見他們吹息了燭，吐出那討厭底紅舌頭。這是一幅可笑底而又可怕底圖畫。

祖母靜默了一分鐘，搖搖頭，又開口了：



「在一個下雪的冬夜，我也看見過他們底一些朋友。我正在經過丁科夫石路——這地方，如果你記得，就是你底馬克叔和你底甲可夫叔要把你父親湮死在一個冰洞裏的地方——我正走着那小路，忽然來了一陣唧咋嘈雜的聲音，抬頭就見有三匹烏黑底馬拉着車向我奔來。在馬車夫底地位上坐着一個大肥鬼，載着紅夜帽，露出牙齒。他直挺挺地豎着腰，兩手伸着。那裏四圍都沒有路，那些馬就向右奔過池塘去，隱沒在雪雲裏了。坐在雪車後面的也全是鬼；他們坐在那裏，噤哩咕嚕的，搖擺着戴睡夜帽底頭。一共有這樣的七輛車拉過去，都像些救火機，全用黑馬拉着，全滿載着純種底鬼。他們互相拜訪，你知道，也坐車去赴各種底會。我希望我所見的是鬼結婚。」

人得相信祖母，因為她說得如此自然又自信。

但是她所有的故事最好底是這一個：說到聖母馬利亞如何在世間受苦，她如何命令這賊婆，即『阿馬松頭領』歐加里奇夫，不要殺害俄羅斯人民。別的就更要算：有福底亞里克斯；戰士伊凡，和智者伐西里；教士可茲里亞，和上帝的可愛底孩兒們；以及可怕故事，波沙尼士，賊頭巴巴約

斯台，埃及罪人馬利，強盜兒子們的憂愁母親。她知道無數的童話，古事和詩。

她什麼也不怕——不論祖父，鬼，以及一切黑暗勢力；但是她奇異地怕黑油蟲，而且能夠覺察出牠們底蹤跡，縱然離她很遠。有時她在夜裏悄悄地把我叫醒。

「奧里沙！親愛的，有一個油蟲在爬呢。讓開牠好罷。」

我半醒半睡地起來點燃蠟燭，爬在地板上搜索這仇敵——不常常馬上見功。

「不，一個底蹤影也不見。」我說；但是她完全不動地睡着，用被蓋裹起頭，小聲懇求我說：

「唉，有的，那裏有一個！再看罷，請你。我相信那裏有一個咧。」

她一次也沒有弄錯過。遲早我總在離床不遠的地方發見那東西；她推開被蓋，得救似的嘆一口氣，微笑說：

「殺了牠沒有謝謝上帝！謝謝你。」

如果我不能發見那昆蟲，她就不能再睡了，在深夜的寂靜中我覺得她怎樣地發抖；我聽她窒息地微語：

「牠在門旁邊。現在爬在箱子底下去了。」

「爲什麼你這樣怕油蟲？」

「我自己不知道，」她很理性地回答。「這是由於怕黑東西的蠕動的緣故罷。上帝對於各種害蟲都是有用意的：木虱是表示這屋子有溼氣了；臭蟲是說明這牆髒了；虱子是預告有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這些衆生——誰知道牠們有什麼力量，靠什麼生活？」

.....

一天，她正在跪着誠懇地和上帝交談，祖父忽然推開門，破聲大叫：

「喂，母親，上帝又降災給我們了。我們失火了。」

「你說什麼？」祖母從地板上跳起來；他們一起衝進大客堂，腳步聲音很大。「歐金尼亞，把神像拿下來。那台里亞，收拾那孩子。」

祖母用嚴厲的聲音發了許多命令，而祖父所能作的只有嘆氣：「唉——！」

我跑進廚房。向着院子的這窗子閃出金色底光輝，地板上也現出黃的斑塊，甲可夫叔正在

穿衣服，赤腳踏着那些斑塊，他跳躍着，好像他已經被燒了一樣：

「這是馬克幹出來的。他點着了火，出去了。」

「靜着，惡狗！」祖母說了，很粗暴地把他向着門一推，他幾乎到了。

從濛霧底玻璃窗上，那正在燃燒的工廠屋頂是看得見的了，彎曲底火焰正從開着的門上噴出來。這是一個靜夜，火焰的顏色很純淨，沒有被煙雜入而污黯的痕跡；火焰之上雖然懸着一朶黑雲，還是看見耿耿的銀河。雪閃射着青白底光。院子的着火底這一角裏，從寬廣底紅底裂縫裏，伸出能抓引的彎曲底紅熱的瓜子，高興地揮舞着，這家宅的牆壁好像被誘惑而搖動起來，要投身進去似的。金紅的緞帶纏繞着屋頂的黯色底光芒，忽然又完全把牠包裹起來；那可憐的煙囪頂筒直立在這些之中，打嚏似的噴着煙雲。一種溫柔地裂帛似的聲音從我們底窗上掠過，火焰瀰漫了全工廠，把牠裝潢得好像教堂裏神前的燈叢，越發越發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把一件重底皮外衣披在頭上，順手穿起一雙靴子，跑到門廊那裏，站在階沿上，光的輝煌底玩耍使我目眩地發呆了，祖父，叔父和格里戈里的急叫把我嚇昏了。祖母的行爲更使我吃驚，

因為她頭上套着一個空口袋，身上包着一件馬衣，一直奔進火焰裏去。她消失了，只聽見，「硫酸，你蠢材牠要炸了！」

「拉她轉來，格里戈里！祖父咆哮着。『啊！她爲——！』」

但是祖母立刻又出現了，煙薰黑了，疲勞地屈了身子掩護着手裏捧着的硫酸瓶子。

「父親，拉出那匹馬！」她粗聲地叫着，咳着，急促地說：「脫下我肩上的東西。你不看見牠燃了嗎？」

格里戈里從她肩上扯下那馬衣，然後加倍地用力刮起一大塊雪去塞在工廠門上。當祖父圍着祖母跑的時候，我叔父拿着一柄斧子在他旁邊跳着，拋雪在她身上；於是，她把瓶子擱在雪堆裏，跑到門前去，那裏正聚集着一大羣人。和他們略一週旋之後，她說：

「隣人！救那堆棧罷！如果燃着了堆棧和草棚，我們固然要燒光了；你們的屋宇也難免的。去，去折下那房頂，把草搬到花園裏！格里戈里，爲什麼不把雪拋在一處，讓她撒得遍地的？唔，甲可夫，不要游蕩着！拿些斧子和鏟子給這些好朋友。親愛底隣居，作個眞朋友，上帝保佑你！」

她之於我正好像那火一樣有趣。藉着幾乎吞了她的火焰底光明，她在院子裏奔馳——一個黑影子，援助一切，布置一切，而沒有一件事逃出了她的注意。

沙拉巴跑進院子來，兩隻前脚揚起來，幾乎把祖父撞到了。火光落在牠的灼灼底目光上；那前脚在空中爬搔着，呼吸很沉重，祖父却放下纏繩，跳在一邊去叫：『捉着牠，母親！』

她幾乎是縱身在那馬的後腳底下，站在牠前面，伸手作環抱的形式；這畜生可憐地嘶了一聲，讓她拉在一邊去了。

『現在，你不用怕了，』祖母捏着纏繩，拍着牠的頸子低聲說：『你以為你在這樣境地中我會不顧你麼？你小傻耗子！』

而這比她大到兩倍的『小耗子』却服帖地跟她到門前去。吹吹鼻子，看住她底紅臉。

歐金尼亞從屋裏帶來幾個在擁擠之下嚷啞了的圍觀的少年。

『伐西里奇』她叫，『我們找遍了找不着里克先。』

『出去！出去！』祖父一面搖着手阻攔，一面應聲說，而我是躲在階梯下面，以至於歐金尼亞

捉不到我。

此刻工廠屋頂已經塌下來，那些支柱，冒着煙，通紅的，向天直立着。帶着一種悲嘯和一種衝力，一陣旋風捲入這被燒的屋中，火焰挾着新的力量投入院裏，逼近正在團聚着向火拋置雪塊的人衆。

這熱力使染缸全猛沸起來；蒸氣和煙的濃雲，以及一種使人流淚的氣味，飄浮在院裏。我從階下爬出來，躡到祖母底腳下。

『滾開！』她叫了。『你要給踏着呢。滾開！』

此刻一個戴銅冑的人騎着馬衝進院裏來了。他的栗色底斑馬配着裝飾，他把鞭子舉得比頭還高，猛呵：

『讓開！』

鈴子急促而快活地響着；這日子真美好得像過節一樣。

祖母把我向着階梯往後一推。

「我怎樣告訴你滾開罷！」

在這樣時候我不能不服從她，我就轉回到廚房裏，靠緊在窗上；但是前面密集的人衆，使我不能看見那火——什麼也不見，除了皮冬帽中間的銅冑底閃灼而外。

不久，火勢下去了，完全熄滅了，那建築物全淋着水。警察驅走了看熱鬧的閒人，祖母走進廚房來。

「這是誰呀？噢，是你啊！爲什麼還不睡？怕了麼？呢？這沒有什麼可怕的；現在沒有事了。」

她默默地坐在我旁邊，有點動搖。靜夜和黑暗的回復成爲一種解放。此刻祖父進來了，站在

門口說：

「母親？」

「唔？」

「燒着了麼？」

「一點點——不用提。」



他劃燃一根火柴，照見她的煙燻的臉，找着了桌上的燭，即刻返身坐在祖母旁邊。

「最好是我們能夠洗洗自己，」她說，因為她也沾滿了煙的色和味了。

「有一天，」祖父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上帝會樂於賜給你以大大底善意的。」拍拍她底肩頭，乾笑着說：「不過是有一天吧了，你知道，就是這末一個時候；但是也就這末一回事。」

祖母也微笑了，開口講起別的，可是祖父阻止了她，皺着眉頭：

「我們必得避開格里戈里。這次擾亂全是因為他的不留心。他底工作底日子已經過去了。他已經殘廢了。那傻甲可夫正坐在梯子上哭；頂好是你去看看他。」

她站起來出去了，用手在臉上摩摩，又吹吹手指；祖父眼睛並不看着我，柔和地問道：

「這火你從頭至尾都看過了麼，是吧？那麼你底祖母的行爲你都看明白了，是不是？那是一個老底婦人呀，你記着！——衝啊，拉啊——你看——！唷——你！」

在一個長的沉默中，他縮作一團地坐着，又起來剪去了燭花，他問我：

「你怕了麼？」

「不。」

「很好！這沒有什麼可怕的。」

他憤憤地從肩上拖下襯衣，走近角落裏的洗臉架，我聽見他在黑暗裏頓足叫着：

「火災是一種壞事。肇禍的人真該拉到街上去打。他不是一個傻子就是一個賊。只要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火災了！此刻滾出去，去睡吧！你坐在那裏幹什麼？」

我聽了他底話，但是那一夜睡眠拒絕我。我纔一躺下去，一種非人間的叫號就招呼到我，這似乎是從牀上來的。我跑回廚房裏，祖父站在中間，裸着上身，捏着一支因他頓足而搖動得很厲害的燭火，他嚷着：

「母親！甲可夫！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跳到火爐上，躲在一個暗角裏，家事又在一種狂亂底騷動中；一種痛心底叫號衝在頂棚上，牆壁上，一聲比一聲高。

這也正如在火災中一樣。祖父和叔父只會無目的底亂跑；祖母大聲把他們驅到這裏那裏；

格里戈里放木柴進爐子裏，倒水進鐵鍋裏，噼噼拍拍地很嘈雜。他底脚忽緩忽急地擺動着在廚房裏來往，好像一匹阿士圖拉康的騾。

「先把火燃着，」祖母用一種權威底聲調說。

他忙着去這樣作，跌倒了。

「誰在這裏？」他叫着，大爲震怒了。「呸！你真駭壞我！你常是在你不應該在的地方。」

「碰見什麼了？」

「嬸母那台里亞生下一個小孩來了，」他很澄靜地回答，急忙蹲了下去。

我記得當我母親生小孩的時候並沒有如此叫喊。

格里戈里把鐵鍋放在火上，爬到爐上來挨着我，從衣袋裏抽出一根煙管，表示給我看。

「我吸煙對於我底眼睛有好處呢，」他解釋說：「祖母教我聞鼻煙，但是我想吸煙更好。」

他盤着腿坐在鑪子邊上，俯視着微弱的燭光；他底耳和兩頰沾滿了油煙，襯裳底一邊是破了的，我可以看見他底肋骨——寬廣得像桶箍一樣。他底眼鏡也破了一片；這壞的一面的大半

片已經掉了，從那空隙中露出紅而濕潤底眼珠，這是一種創傷的表現。

他把粗劣的煙草裝滿了煙斗，聽着產婦的呻吟，並且東一句西一句的咕嚕着，好像醉人似的：

「你那祖母受燒得這樣厲害，我不知道她怎樣能够看護這可憐底東西。正聽着你孀母在呻吟呢。你知道，他們完全忘記她了。她是火纔燃起的時候就不好了。這是受駭了吧。你看把一個孩子帶到世上是值得多麼痛苦啊，而婦人的事全不被想到！但是，記着我的話——婦人是應該多受照應的，因為她們是母親——」

我正在打瞌睡，給一種騷動驚醒了：門的砰擊聲和馬克叔的醉罵聲；一些古怪底話送到耳邊來：

「皇宮底門也得打開——！」

「給她聖油和甜酒，半杯油，半杯甜酒，和一茶匙油煙——」

然後馬克叔像一個討厭底孩子一樣老是問：

『讓我看看她呀！』

他散開兩條腿坐在樓板上，直睡在前面，兩手在地板上亂拍。

我開始覺得爐子是熱得不可耐了，於是滑了下來，但是我底脚剛一着地，我叔父就用腿把我絆住了，我仰面跌倒下去。

『傻！』我叫了。

他跳了起來，又抓住我，而且咆哮：

『我要把你打碎在鑪上——』

我逃到那個最好底客廳的一角裏，在神像之下，祖父的膝前；他把我放在一邊，仰着頭，依然低聲說：

『我們這些人全都不能免罪的——』

神燈照耀在他頭上，一支燭立在室中的桌上，濃霧底寒冬的晨光已經窺看着窗上了。此刻他屈身向我問道：

「你是怎麼回事了？」

各樣於我都成爲一回事——我底頭腦是麻木底，身體是困頓底；可是我不願說出來，因爲環繞我的一切太古怪了。這屋所有的椅子都坐滿了生人；一個淡紫袍的神父，一個穿軍服，帶眼鏡的灰頭老人，還有別的一些人全都寂靜地坐着像木偶一樣，凝固着的傢伙，彷彿在期待什麼，傾聽着近處的潑水聲。

甲可夫叔挺直地依門站着，兩手背在後面。「這裏！祖父告訴他，『把這孩子帶去睡。』」  
叔父招手要我跟他去，用脚尖走着一直引我到祖母房裏，到我睡在牀上的時候，他纔悄聲說：

「你底嬸母那台里亞死了。」

我聽了並不吃驚。她是許久沒有見面了，無論在廚房裏或餐桌上。

「祖母在哪裏？」我問。

「那下面。」他回答，搖搖手，又赤着腳輕輕地走出去了。

我躺在牀上，四面看看。我似乎看見多髮底，灰底，暗淡底幾張臉挨着窗上的玻璃。雖然我分明知道這些是祖母的底衣服懸掛在角落裏的箱子上，我卻想像着有生物隱伺在那裏。我把頭放在枕下，留一隻眼睛看着門，並且願意我敢於跳下床來，跑出門去。熱得很，而又有一股濃重悶人的氣味，使我想起雪格那死的那一夜，以及沿着地板泛流着的血水。

在我底頭裏或心裏似乎有些東西腫脹起來了；在這家宅裏我所見過的一切都展開在我心眼之前，好像冬天擺在街上的一列雪車，並且騰起了，向我衝來。

門緩緩地開了，祖母爬進房裏，用肩頭把門關好，慢慢走來；伸手向着神燈底藍光，悄聲悲嘆着，可憐得像一個小孩：

「唉，我底可憐底小手啊！我底可憐底手疼壞我了！」

## 第五章

不久，別的一個惡夢又開始了。一天晚上，我們吃完了茶，祖父和我坐着讀聖詩，祖母在洗那些碗碟，甲可夫叔突然進房來了，照常是一頭蓬亂的髮，活像一把掃帚。也不打招呼，把帽子往角落裏一甩，態度頗爲激昂，急促地說：

「馬克無端地大鬧起來。他同我吃飯，把酒喝得太多，確乎神志昏亂了；打壞了陶器，撕破新作的衣服——那是羊毛底——毀了窗戶，侮辱我和格里戈里，而且現在他來了，正要向你出氣呢。他老是怪叫，「我爲他要拔掉父親底鬍子！我要殺了他！」所以你還是留心些好。」

祖父慢慢地站了起來，兩手擱在桌上。他底雙眉緊蹙着，臉面乾縮下去，逐漸窄而且凶，就像一把短柄底小斧子。

「你聽見了嗎？母親？」他急叫了。『你以爲如何呢，呃？我們自己的兒子要殺他的父親！可是，就在這時候吧；就在這時候吧，我的孩兒們。』



他豎起肩頭，直趨門邊，啞地折下扣門的重鐵鉤，回頭對甲可夫叔說：

「這全因為你們想要伐利沙的嫁粧。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對着反問「我要牠做什麼？」的甲可夫叔底臉冷笑一個。

「你知道了！」

祖母急急把碗碟安放在茶桌上，默默地不作聲。

「好？」祖父叫了又苦笑。「很好！謝謝你，我底兒。母親，給這狐狸一根火棒，鐵底也好。那末，甲

可夫，你哥哥進來的時候，你把他打殺在我面前吧！」

我底叔叔把兩手插在袋裏，後退到角落裏。

「自然，如果你不相信我——」

「相信你？」祖父頓足叫喊。「不！我寧肯相信一隻動物——一條狗，一個刺豬——但是我

不相信你。我知道你太明白了。你使他醉，教唆他。很好！你所期待的是什麼呢？現在殺我——他或

我隨你選擇吧！」

祖母悄聲對我說：『跑上樓去，看着窗外，一見馬克叔沿街走來，就趕快下來告訴我們。快去！』

我有點恐怕我底叛逆底叔叔的襲來，而又自負得了信託，靠在望着大路的窗上，在被濃厚的塵灰蓋着的街道上，小塊底粗底圓石還顯露着。這街一直伸長到左邊，穿過碎石路，連着阿斯 特羅尼廣場，那場上散佈着污穢底黏土，立着一個四角有塔的建築物——這老監獄，朦朧地顯出憂鬱之美。在右邊，散佈着三個家宅，對着西因尼廣場，那是圍繞着獄吏底黃色住宅的建築物；在鉛色底燈塔的瞭望臺上轉動着看守者的影子，就像一些栓着的狗。全個場都和碎石路隔離着——一端是綠的森林，更右邊是停滯底丁加池（就是祖母常常當作故事講的，叔父們要溺死我父親的池。）幾乎正對着我們底窗的是一條各色小房子的巷，一直通到那肥而短底『三聖徒』教堂。倘若你從正面去看牠，這屋頂就像一隻船翻覆在花園的綠波上。被長冬的風雪和連綿的秋雨所浸壞的那些街上的褪色底房屋全都塗滿了灰塵。牠們似乎半閉着眼睛互相窺覷，好像教堂門廊上的乞丐，而且也像我，牠們似乎在期待着什麼人的到來，牠們的開着底窗戶有

一種猜疑的氣色。

有些人悠閑地在街上遊動着，好像在煖爐上面的沉思底油蟲；一種悶熱直逼了來，而油點心和烹調紅蘿蔔，洋葱的惡氣味也壓迫着我——一種常使我感到憂鬱的氣味。

我甚是悲傷——可詛咒底，不堪底悲傷！我覺得胸中充滿了熔鉛，在內面擠壓着要從肋骨間奔流出來。我覺得我自己好像一個吹脹底魚氣胞，可是我還是被壓榨在那小房間裏，在一個棺材形的頂棚上面。

馬克出現了——從圍繞那些灰色房屋的巷子裏露出面來。他竭力把帽子拉下來蓋住耳朵，可是牠們還是全凸了出來。他穿着一件襖色寬厚的短外褂，一雙積滿塵垢的長靴子；一隻手插在褲袋裏，一隻手在摩鬚子。我看不見他底臉，但是他赫然站着，好像準備着跳過街來要把祖父的房屋抓住在他底粗而黑底手中。我想跑下樓來說他已經來了，但是我不能使我自己離開那窗子，我儘等候着一直到看見我叔父底灰靴子踢着塵埃，怯怯地走過街來。我聽見酒店底門軋地響，玻璃板也咋咋地響，我纔下樓去叩祖父底門。

「誰呀？」他粗暴地問，不讓我進去。「噢，原來是你呀！好，怎麼樣了？」

「他進酒店去了！」

「行了！上樓去吧！」

「可是，我怕在那上面。」

「那沒有辦法。」

我又上去停立在窗前。天色漸次昏暗。路上的塵埃越積越厚，看來幾乎是黑底；燈光的黃斑徐徐從附近的窗上洩露出來，對面的屋裏送出繁音底管絃——憂鬱而愉悅。酒店裏也有人在唱；開門的時候，一種微弱破碎的歌聲就飄浮進街裏來。我認出這聲音是那跛脚花子的，尼其土斯加——一個有鬚底老人，一隻眼帶着鏡片，一隻眼常是緊閉着。當門啪地關上的時候，他底歌聲好像被斧砍斷了一樣。

祖母常是很豔羨這討飯底人。聽了他底歌之後，她常太息地說：

「你要知道這是天才！他用心習得的是怎樣的一些詩啊。這是天才——天才正是這樣！」

有時她邀請他進院裏來，他坐在階沿上唱歌，講故事，祖母坐在旁邊聽，如此的激賞着：

「繼續着！你是在告訴我聖母馬利亞在拉新的事麼？」

他低聲地沉着地答道：

「她各處都去——週遊各地。」

一種飄渺如夢底倦怠似乎從街上浮起來，重壓在我底心上和眼上。我希望祖母到這裏來

——就是祖父也可以。我很驚疑究竟我父親是怎樣一個人，祖父和叔父們這樣恨他，而祖母，格

里戈里和歐金尼又這樣說他好。而我母親在哪里呢？我一天比一天更想她，她成了祖母所告訴

我的一切神話故事的中心。她不願和她自己底家族在一起生活這事實增加了我對於她的尊

敬。我想像她和打劫行人的強盜住在道旁的小店裏，把財物分散給花子。或許她是和善良底強

盜同住，在森林中——自然是在一個山洞裏——替他們處理家務，保管偷來的金銀。再不然，她

或是攜帶金寶，漫遊世間，正如女盜魁歐格里奇夫去訪聖瑪利亞，聖母也用那告訴她的話告訴

我母親說：

「噢，貪得底奴隸，不要偷

各個洞裏的金與銀；

不要爲無厭底肉慾，

掠盡世間的財寶。」

我母親也就用那女盜魁的話來答覆：

「請赦罪，聖母，祝福你！

給我有罪底靈魂以平安；

我取金銀並不爲我自己，

爲的是我幼小的兒郎。」

而且，聖母像祖母一樣的善良，赦了她，說：

「摩羅斯加，摩羅斯加，韃靼之子，

因爲你這不幸者也站在我的十字架下；

繼續你底行程，忍耐你底負擔，

撒淚在辛苦底路上。

但是請不要驚擾。俄羅斯人；

路劫蒙古人在森林裏

或者掠奪加爾嗎族的東西。』

想着這故事，我生活在其中了，好像一場大夢。我驚醒在敲剝和騷亂，呼喊之中，這些嘈雜都是從下邊院子裏和廠棚裏來的。我從窗上一看，望見祖父，甲可夫叔和一個酒店的僱傭——那容貌有趣底侍者，梅洋——把馬克叔從柵門裏推到街上。他滾了出來，但是他們全都拳足交加的打他底膊，背和頸項。後來他從門上撲跌了出來，落在塵垢底道上。門拍地關上了，一陣門梢繫釘的聲音；這一場爭鬪的全部遺跡就只有一頂戴得很壞了的帽子躺在門道上，一切都歸於寂靜。

我底叔父靜靜地躺了一會，很狼狽地站了起來，拾起一個圓石子，叮噹地打在門上，那回響

好像打在桶底上一樣。黑影似底人衆從酒店裏爬出來，比脚畫手地，亂轟轟地一陣叫罵；因爲人衆的高聲談笑，全街都活潑起來了。這好像一個招惹人好奇心的故事，而同時也是不愉快和可怕的。忽然一切都消失了；聲音寂滅，一無所見。

.....

祖母坐在門邊的一個箱子上，全無動作地彎着腰，艱難地呼吸着。我走去站在她身邊，摩她底溫柔而潮溼底面頰，可是她好像毫不覺得，只是重復地沙聲地喃喃着：

『噢，神啊！你不憐憫我和我底孩子們麼？上帝！可憐——！』

.....

祖父在這波爾瓦街似乎只住了一年——從春天到春天——但是在這期間却得了很不好聽的聲名。差不多每星期日，孩子們都跑在門前，欣然合唱着：

『加斯梅林家又在進行着另一個爭吵了！』

馬克叔大半在晚間出現，家宅通宵在圍城的情況中，居人都陷入了恐慌；有時他帶着兩三



個助手——最下等的面目可憎底流氓。他們常從石路上潛入花園裏，一到那裏就無所不爲地作盡了醉人底狂態，拔掉覆盆子和小葡萄，有時就洗劫浴室，凡是可以打毀的東西都打壞了——洗物架，椅子，鍋——打碎爐子，撕破地板，推翻門窗。

祖父嚴酷地沈默着，站在窗前靜聽他底財產的破壞者所造成的聲響；祖母的形貌已模糊在黑暗裏，在院裏奔跑着，大聲懇求：

「馬克！你怎麼囉？馬克！」

回答的是從花園裏來了一通俄國式的亂罵，瘋人的糊嚷，這野獸顯然不知道，不覺得他所嘔吐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意義。

我知道在這個時候我不必跟在祖母後面，而我怕孤單，所以我下去到祖父的房裏；但是他一見我就大罵：

「滾出去！混小子！」

我跑到頂樓上，從凸出的窗上，俯視花園和院子，盡力不使祖母在我的眼中失踪。我怕他們

殺了她，我呼號着，叫喚着她，可是毫無回響；只有我那醉叔叔聽見我底聲音，使用猥褻不堪的言語亂罵我母親。

在這擾亂中的一天晚上，祖父病了，他在枕上難受地轉側着他底纏着布的頭，銳聲地悲嘆了：

「我爲此而生活，而犯罪，而致富！倘若這不是丟臉，可恥的事，我要叫警察來，讓他們明天見官去。但是給別人看着多丟臉呀！把孩子送到官裏去的是怎樣的父母呢？唉，只有靜靜地躺在這下面吧，一樣辦法都沒有，老人！」

他忽然跳下牀來，蹣跚走到窗前。

祖母抓着他的手：「你要上那裏去？」她問。

「點起燈來！」他說了，困難地呼吸着。

祖母纔把燭點燃了，他就接了過去，緊緊地捏在身邊，好像兵士持着槍一樣，他從窗上嘲弄底地高聲呼喊：

「嘻，馬克！你夜賊！你癩皮瘋狗！」

立刻，窗上的玻璃就粉碎了，一個磚頭落在祖母身旁的桌子上。

「你怎麼不描準些？」祖父不自然地叫說。

祖母好像抱我一樣把他抱到牀上去，戰慄地重複着說：「你是怎麼囉？你是怎麼囉？上帝原恕你！我看見他的結果是西北利亞。但是在他的瘋狂中他不知道西北利亞是什麼意義。」

祖父憤然動着他的腿，乾哭起來，咽哽地說：

「讓他殺了我——！」

外面來了一陣頓足，拍牆和呼嘯的聲音。我拿起桌上那一塊磚來跑到窗前去，但是祖母立刻抓住我，把牠拋在屋角裏，嘶聲說：

「你小鬼！」

有一次，我叔父拿着一根粗棒，站在暗黑底階沿上打破了門，闖進走廊來。可是，祖父手裏拿着木棍，已在一邊等候他，還帶着兩個捏着粗重棍棒的佃戶，和持着麵棍的高大的店主婦。祖母

悄悄地走到他們後面，輕聲懇求：

「讓我看他去！讓我出去同他說一句話！」

祖父一隻脚立定，一隻脚向前欲進，活像叫作「獵熊」那圖上的帶長槍的人。當祖母走到他面前的時候，他什麼也不說，單是用肘和脚把她推開。四個人全都很緊張地準備着。在他們上面那牆上懸着的燈映出起伏旋轉的影子在他們的形容上。我從樓梯頂上看見這一切，我時時想叫祖母到我這上面來。我叔父實行破門，成了功。門滑脫了，上方的樞紐還維繫着——下方已經破裂了，發出不諧和的聲音。

祖父顫音地敦囑他底武裝同志：

「他的手和腿都隨便，不要動着他那蠢頭，勞駕。」

在門的一邊的牆上，有一洞小窗子，可以伸出頭去。窗上的玻璃被叔父打壞了，許多裂縫及破片，就像人的黑眼睛。祖母走到這窗前，把手伸出去，搖手大聲警告：

「馬克！爲耶穌的緣故走開吧；他們要打斷你底腿。走開吧！」

他用他所持的木棒打她。一個粗大的東西很分明地在窗上掠過，落在她的手上，接着，祖母自己翻跌了；但是，就在倒在地上的時候，她也還來得及叫說：

「馬克馬——克跑開呀！」

「母親，你在那裏？」祖父戰慄地狂叫。

門開了，我叔父給黑門梢架住了；纔過一會，他已經呻吟了，就像泥塊脫了鏟子一樣滾落在階沿上。

店主婦把她扶到房裏來，祖父也立刻跟了來，含恨地問：

「傷了骨頭麼？」

「噢，我覺得所有的骨頭都碎了，」祖母回答，閉着眼睛。「你們怎樣處治他了？你們怎樣處治他了？」

「有點意思！」祖父嚴正地嚷了。「你以為我是野獸麼？他現在細着手腳躺在地窖裏，我已經用水調了一點好藥給他。我承認這樣作不是好事；但是誰造成這一場大亂子呢？」

祖母呻吟着。

「我已會叫人去請接骨醫生。耐心等着他來吧。」祖父坐在她底牀邊說。「他們正在毀我——而且在最短期間。」

「把他所要的給他們吧。」

「那嗎，伐利沙呢？」

他們討論這事了好一久——祖母平靜而可憐，祖父却粗聲暴氣的。

一會，一個小底，駝背底老婦人來了，那嘴很大，一直從左耳到右耳邊；下顎抖顫着，嘴老是張着就像一條死魚，並且尖鼻子一直鉤到上唇。她底眼睛簡直看不出來。她一邊在地板上拖着拐杖，一邊困難地移着腿，手裏還捏着一包唧哩咋啦的東西。

我覺得她是送死來給祖母的，於是我竭全力向她突然襲去，大嚷：

「滾出去！」

祖父不很溫和地抓住我，很生氣地抱我到頂樓上去。

## 第六章

春來的時候，叔父們分居了——甲可夫留在鎮裏，馬克在河邊自己經營，而祖父却買了一所大底，有趣底房子在波里伐街上，底層是一個酒店。屋頂下有幾間舒適的小房間，還有一個花園。直通到聳立着沒葉底柳樹的石子路。

「該打的你！祖父看了花園之後，快活地瞅着我說，我和他一同站在柔輦有雪的路上。」我快要下手教你讀和寫，你就得學會這些。」

這家宅裏充滿了房客，除了上層樓留着一間給祖父自己住和接待賓客，頂樓是我和祖母同住而外。窗戶都當街開着，在晚間和假日，靠在窗上就看見醉人們從酒店裏爬出來，在街上跟踉蹌蹌地跌交，打滾，嚷鬧。有時他們被人當作一些口袋一樣拋了出來，而他們又盡力地要奔進出；門拍地關了，一陣機鈕輾軋的聲音，戰鬪就於此開始。

看着這些是很有趣味的。

每早晨祖父去到兒子們的作坊裏幫他們料理一切，每晚上又垂頭喪氣地，疲倦地回來。祖母作菜，縫衣，在廚裏和園裏奔忙，那樣這樣地終日旋轉不休，好像無形的皮鞭在抽着的。一個大陀螺；她不斷地聞鼻煙，打噴嚏，而且一面揩着臉上的汗一面說：

「你好造化，古舊的好世界！現在麼，歐利沙，我的乖，這不是很安靜底生活嗎？天后呵，這都是你作的——各事安排得這樣好！」

但是她底安靜生活的觀念和我的不同。從早到晚，房客們上上下下，出出進進，互相周旋着——常是急促而且時間很晚；常是訴苦，常是叫着她：『伊文那夫那！』

而伊文那夫那永是和藹，一律殷勤地對他們；她聞着鼻煙，用手巾揮着鼻上頰上的汗，這樣地回答着：

『要不生虱子，我底朋友，你得常常洗澡，用上些薄荷；果然虱子生在皮裏呢，你該用一茶匙純鵝油，一茶匙硫磺，三四滴水銀——把這些放在一個陶器裏，用一片碎瓦攪合牠們，作成一片軟膏。但是你要記着，若是用木的或骨的去攪就糟了，放在銅底或銀底匙裏也不行，這倒反於你』



有害。」

有時，想了一想又說：

「你最好是去找阿士弗·比奇約的化學家，我底好婦人，因為我究竟不知道要怎樣告訴你纔好。」

在那些家事的糾紛和吵鬧中，她儼然是一個和事老，公正人；她療治小孩們的疾病，背誦着那『聖母的夢』，因為要使那些婦女無意間就學會了，並且在家務上常常指導他們。

「黃瓜什麼時候該泡是看得出來的；牠落在地上，發出一股氣味的時候，就該摘下來了。『可司』只要隨便弄一下就可以，攔上一點葡萄酒，再加上兩個半加倫的「梭羅尼」……作牛奶皮的方法有好幾種。有「東士奇」香，有「金板司奇」，有「高加索」式。」

我終日尾隨着她，到園裏，到院裏，並且跟着她去鄰家，她在那裏一坐就好幾點鐘，吃着茶，講各樣的故事。我長成了她的一部分，在我生的這個時期，再沒有別的像這爲善不倦的有力底老婦人，這樣使我記得清楚的了。

有時我母親從什麼地方出現了一小會。她高貴而嚴肅地看着我們，那冷底灰眼睛好像冬日的太陽，一現就不見了，什麼可紀念的都沒有留給我們。

有一次我問祖母：「你是一個女巫麼？」

「好！是女巫又怎麼樣呢，依你想來？」她笑了。但是她又鄭重地說：「我怎麼能作女巫呢？魔術是一種很難底科學。因為我連讀和寫都不會；我的名字怎樣拼法還不知道咧。祖父——他是一個好學的人，可是聖母不許我作一個讀書人。」

於是她把她底生活的另一面表明給我，繼續着說：

「我像你一樣是一個小孤兒，你知道。我底母親正是一個貧窮底農婦——而且一個跛子。她差不多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給一位紳士佔有了。因為怕某種事的到來，有一夜她把自己從窗上拋了下來，跌傷了肋骨和肩頭，以至那最有用的右手成了殘廢……她還是一個著名的花邊匠咧，從此之後，她的雇主們當然不需要她了，他們辭退了她——她各自盡力去謀生活。一個人沒有手怎樣能夠得到麵包呢？於是，她只得去討飯，靠別人的憐憫來生活；但是那

時候的人們比較富有慈善些……巴拉康那的木工和花邊匠是一樣地出名，大家都誇耀着呢。

「有時我底母親和我住在鎮裏過秋天和冬天，但是不久天使蓋伯勒就揮着利劍把冬驅逐了，地面上都穿了春衣，我們於是又起程旅行，去到我們底眼睛所引導我們的地方。我們沿着伏爾加加上流和平靜底俄加河，去到烏里伏斯和孟羅米。春夏天游歷大地是很好的，滿地都帶着笑容，細草好像天鵝絨；聖母分散花朵在郊野上，萬物都給人以為歡喜，直說着人底心事。還有，我們在叢山上的時候，我母親閉着她底藍眼，開始高歌了，那聲音雖然不很有力，可是像鈴子一樣清脆；環繞我們的一切都似乎傾聽着，沉入無聲的安眠裏了。啊！上帝知道，這樣的日子真好過呀！

「但是到我九歲的時候，我母親覺得倘若再帶着我行乞是罪過的；就是說我們這種生活是可恥的，所以她就停住在巴拉康那街上，沿街一戶一戶地去乞求——禮拜日和節日就站在教堂的門廊上，而我却留在家裏學作花邊。我是一個靈巧的徒弟，因為我焦急着要幫助母親；但是有時我似乎完全做不下去了，就常常哭泣。可是，在兩年中我學會了這職業，記着，我還那樣小

呢，而且全鎮都聞名了。人們需要真正好花邊的時候，就立刻找到我們：

「那末阿克林那，就請顯好好手藝吧！」

「我很快活……那是我底偉大的日子。但是那自然是我母親作的，並不是我；雖然她只有一隻手，可是她教我怎樣作法。一個好教師勝過十個工人。

「好，我自負起來了。」現在，我底小媽媽，」我說，「你一定別要飯了，我可以供養兩個人了。」

「那不算什麼！」她回答。「你得的該放着作你底嫁粧。」

「不久之後，你祖父出來了。他是一個出衆的青年——纔二十二歲就作了自由水手。他底母親屢次注意我。她看我是一個靈巧底工人又是乞丐底女兒，我想她以爲我是容易對付的；但是——！唔，她是一個奸滑底，黑心底婦人，可是我們無須講那麼些……況且爲什麼我們要去記着壞人呢？上帝看着他們哩；他看見他們的所行所爲；魔鬼纔喜歡他們。」

她真心地笑了，鼻子有趣地打縐，那閃着深邃底光的眼睛似乎在安慰我，這比她底言詞還

更能說明一切。

.....

我記得有一個寂靜的晚間，祖母我們在祖父房裏喝茶。他在生病，脫了衣服坐在牀上，肩上一圍着一塊圍巾，汗流得很多，呼吸急促而沉重。他底眼色昏暗，面容青腫；他底小而尖的耳朵也全是紫的，手可憐地顫動着，好像要伸出來取茶杯。他底態度也和平了；他簡直不像他自己。

「你爲什麼不給我一點糖？」他生氣地質問，好像一個惹惱了的孩子。

「我已經放密在裏邊；這不更好嗎？」祖母鎮定而和藹地回答。

他吸着氣，一口就把熱茶嚥下去了，喉嚨裏鴨子叫似地呱呱地一聲。

「我即刻就要死了，」他說：「你看不是嗎！」

「你不要心煩！我在看護你哩。」

「那就很好；但是倘若我此刻死了，簡直就要像不曾生過。一切都要粉碎了。」

「不用說了。靜靜地躺着呀。」

他閉着眼靜臥了一分鐘，手指撚着稀薄底鬍子，噉着無色底嘴唇；但是忽然動彈起來，鬍鬚有人在用針刺他似的，大聲說出他底意見：

「甲可夫和馬克都得從速再結婚了。新底配偶很可以給他們生活上一個新把握。你以為怎麼呢？」於是他開始在他底記憶中搜尋這鎮裏合選底新娘的姓名。

但是祖母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茶，一聲也不響。我坐在窗上，看着浮在鎮上的晚天，一陣比一陣紅起來，在對面屋的窗上映成紫色的返光。因為受罰，祖父已經禁止我進花園和院子。花園的樺樹上爬滿了甲殼蟲，那翅翼扇動成唧唧啾啾的聲響；一個銅匠正在鄰院裏工作，不遠的地方有人在磨刀。藏在樹叢裏的孩子們的聲音從花園和碎石路上響了來。這些似乎全都引誘着我，而暮間的憂鬱也浸入了我心中。

忽然，祖父不知從什麼地方抓出一本簇新底書來，在手心上吧吧地拍着，而且銳聲喚我。

「喂，你小流氓，來這裏坐下！你看見這些字麼？這是「阿斯。」跟我唸「阿斯，」「彼克，」「微得。」這一個怎麼唸？」

「彼克。」

「對了！這一個呢？」

「微得。」

「錯了！這是「阿斯。」」

「看着這幾個——「格拉果，」「多不羅，」「伊斯。」這一個呢？」

「多不羅。」

「對了！這一個呢？」

「格拉果。」

「好！這一個呢？」

「阿斯。」

「你該靜靜地躺着，你知道，父親，」祖母加入說。

「啊，不要吵！這正是合於我作的事；這可以使我拋開思慮。再來，里克先！」

他用他底發熱，出汗底手繞着我底頸子，手指在我底肩上指着那些字母。他滿身是強烈底醋酸味，又加上炒洋蔥味，我覺得幾乎不能呼吸了；可是他生氣了，咆哮着，在我耳邊怪叫：

「斯目勒，」「羅底！」

這些字我是認識的，可是不合於斯拉夫文字。「斯目勒」(Z)好像一條蟲；「格拉果」(G)好像圓肩頭底格里戈里；還有(Ya)好像我和祖母站在一起；祖父也似乎和這些字母有相像的地方。

他反反復復地儘要我唸着這些字，有時順序地問，有時挑選着問；他的熱度一定是增高了的，因為我也已經流汗了，我開始放開喉嚨大叫着——他却很以為有趣咧。他抓住我底胸膛猛烈地咳嗽，把書拋在一邊，喘息着：

「母親，你聽見他怎樣叫了嗎？你為什麼叫出那樣的聲音，你阿斯圖拉康底小狂人呢？」  
「造成這聲音的是你。」

看着他們此刻的情景，我很愉快：祖母低眉望着桌面，一手支住臉，注視着我們，溫柔地笑着



說：

「若是不故意謹持着，你也要笑了。」

「我病所以我生氣了，」祖父親切地解釋。「可是與你何干呢，呢？」

「我們底可憐底那台利亞說他沒有記性，那是錯的。」他搖着汗透底頭對祖母說：「他是  
有記性的，謝謝上帝！這是馬底記性一樣的。繼續下去，場鼻子！」

後來他玩似的推我離開床。

「就這樣吧。你拿書去，明天要一個不錯地全唸給我聽，我要給你五個戈比克。」  
當我伸手去拿書的時候，他拉着我刻薄地說：

「你那母親全不管你變成什麼樣，我底孩子。」

祖母開口了。

「啊，父親，和他講這些作什麼？」

「我不說起——我心裏還好過些。啊，走錯了路的姑娘呀！」

他突然把我推開。

「去吧！出去是可以的，可是不能上街去；你總不敢吧。去院裏或園裏吧。」

花園特別引誘我。我纔一出現在那小山上，碎石路上的孩子們便動手向我拋石頭，我也就決意反攻過去。

「這裏來了一個呆子，」他們一見我就急叫，全都急急地準備起來。「讓我們剝掉他底皮！」因為我不知道「呆子」是什麼意思，所以對於這個封號並不討厭；但是當我覺得我單人在抗戰他們一羣的時候，我是高興的，尤其是一個描準好的石頭飛送到敵人藏身的那叢樹中的時候。我們毫無惡意地從事戰鬥，而結果大概是誰也沒有受傷。

我容易地學會了讀和寫。祖母對我更加更加注意，鞭打已經少而又少——雖然，照我底意見，我該挨打的次數比以前更多，因為我底年紀和力量越增大，我破壞祖父的規矩和違反他底命令的時候也越多；但是他不過罵我，搖着拳頭向我而已。於是我想，倘若你喜歡，從前他打我是並沒有正當原由，而且我這樣告訴他。

他輕輕地推着我底額，把我底臉正向着他，眯着眼拖長聲音說：

「什——麼——？」

並且加上半個笑容。

「你不信神的！你怎麼能夠知道你應該挨多少打呢？我不知道誰還知道呢？這，得好好地收拾你一下子。」

但是他立刻又抓住我底肩頭問：

「你現在是怎麼的，我驚疑——伶俐或是老實？」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我告訴你，這些——是伶俐吧；伶俐是有用的！老實不過是愚蠢吧了。綿羊纔老實呢，記着就這麼吧。走你的！」

.....

不久，我就能夠拼出讚美詩的字底音。照例在晚茶之後，我們要讀一首讚美詩。

“Blessed, Blessed, edBlessed,”我指着書讀。『那人是有福的了——這意思是說甲可夫叔嗎？』我問，想借此解解疲勞。

『我要擰掉你底耳朵；這是教你什麼人是有福的，』祖父吹着鼻子怒冲冲地回答；可是我覺得他的怒不過是鬧着玩的，因為他以為這時候是要生氣纔對了。

我猜得不錯；不到一分鐘他已顯然忘記了這些，喃喃着：

『是的，是的！大衛王表示自己是很怨恨了——在遊獵的時候，在他的歌裏，在阿伯沙龍事件上。啊！歌曲的作者，語言的能手，滑稽家。你是這樣的了！』

我把眼光從書上移到他底蹙眉而古怪底臉上。他底眼睛微微地眯着，似乎要看看透我，閃爍着一種溫和而憂鬱的光；但是我知道他的脾氣就要來了。他的瘦手指忽緩忽急地拍着桌子；他底髒指甲發着光，他的金黃睫毛一上一下的。

『祖父！』

『唔？』

『告訴我一個故事。』

『讀你底書吧，懶村夫！』他含怒地說，揉揉眼睛，好像纔睡醒似的。『你喜歡故事，可是不留心讚美詩！』

我有點懷疑，他也喜歡故事勝於聖詩，雖然他立誓每晚上床之前要用心讀一遍聖詩，他歌詠着，好像教會管理員在教堂裏背誦希臘教的新禱書似的。

因爲我底最誠懇的請求，這一天比一天溫和的老人對我讓步了。

『很好，那末！你要常常讀聖詩，但是上帝快要叫我去受裁判了。』

於是，他靠在那舊手椅的有套底背上，仰着頭，注視着頂棚，他沉靜而思索地告訴我一些往事，以及他底父親的事。有一次強盜來到巴拉康那，搶掠商人札伊夫，祖父底父親跑到瞭望臺上去報警；但是強盜追上了他，用劍把他擄倒，從臺上拋了下來。

『但是那時我還是嬰兒，自然記不得些什麼了。我第一個記得的人是一個法國人；那時我已經十二歲——確乎是十二。三班犯人放逐到巴拉康那——全是小而枯瘦的人；有幾個比乞

丐還穿得壞，有幾個冷得站都站不穩。農民們把他們打得要死；好在護送兵禁阻着把農人驅散；以後也就沒有什麼糾紛了。我們漸次和法國人相熟，他們顯出聰明和俐巧；也滿有趣……有時他們唱歌。紳士們常從尼吉尼坐車來考查這些犯人；有幾個就罵法國人，搖着拳頭向他們，甚至痛打，而有幾個却很和藹地和他們說着法國話，給他們錢，很是慈愛的了。一個老紳士掩面哭泣，說拿破崙那光棍毀了法國。這，你看！他是一個俄國人，一個紳士，有這樣好心腸——憐憫那些外國人。』

他靜默了一會，閉着眼睛，用手掠着頭髮；他確切地回憶着過去，說着：

『冬在街上施了牠底魔術，農人們底茅屋都結了冰，法國人常常跑到我們那裏，站在窗下——她作些小麵包賣——敲着窗玻，跳着叫着要熱麵包。母親不要他們進小屋裏來，只把麵包拋出去；那全是熱底，他們拿起來，塞在胸前，挨着精赤底皮膚。我不能想像他們是怎樣忍受那熱氣！他們有幾個是冷死了，因為他們從煖國裏來，不習慣這些冰雪。有兩個住在我們底浴室裏，在廚房底園中——一個官和他底僕人，米龍。』

「這官是一個高而瘦底人，一層皮包着骨，常裹着一件只到膝頭的婦人底外套走出去。他很和氣，可是一個酒徒，我底母親時常悄悄地釀些皮酒賣給他。他喝醉了就唱。他學會了我們的話之後，他常發表意見——「你們這一國完全不是白的，是黑的——而且壞！」他說得很不全，但是我們知道他的意思，他所說的是真的。伏爾加河上流是不好底，只有遼遠底南方是溫和，加斯賓海一帶從來沒有見過雪。以我記得的來說，聖經，詩篇，讚美詩裏邊是沒有說過冬和雪的……以及耶穌住過的地方……唔，我們快要讀完讚美詩了，我們就該讀聖經咧。」

他又沉默着，好像已經睡覺了。他思想着遠方；眼睛斜視着窗外，顯得小而銳利。

「再告訴一點吧，」我和婉地提醒他。

他一驚，又接着說。

「唔，我們是在講法國人吧。總之，他們像我們一樣是人類，不更壞或更有罪。有時他們叫我母親，「馬打姆！馬打姆！」——這意思是「太太，」「女主人」——她就放些麵粉在他們底袋裏。婦人有我母親那樣強有力的是可驚底；在我二十歲以前，她能穀用她底頭髮很容易地把我

提起來，那時候我是不輕的了。還有，這僕人米龍，很愛馬；他常走進院子作些手勢，就令把馬引出來玩。起初關於此事發生了懷疑——爭吵和仇視——但是後來農人都常叫他「喂，米龍！」他常笑着，點着頭，跑到他們面前。他底頭髮差不多是紅底，一管大鼻子，兩片厚嘴唇。他知道馬底一切，替馬治病有奇效；不久，在尼吉尼成了一個馬獸醫，但是他發了狂，給火燒死了。到春來的時候，這官開始顯出頹喪的樣子，悄悄地踱着，有一天，他坐在屋外的窗下，垂着頭，儘坐儘想。

「他就是這樣完了嗎？我很憂愁。我甚至於悄悄地哭起來。他是很溫和的。他常提着我底耳朵，很親切地說着法國話。我不知道他底意思，可是我喜歡聽他說——人類的好心是市場裏買不出來的。他教我他底言語，可是我母親不許，甚至於把我引到教士那裏，那教士命我母親責打我之後，又自己跑到官那裏去訴說了一通。在這些日子，我底青年，我們是受了十分虐待了的。那些情形你是一件也沒有經過的……你所忍受那些比之這個是不算什麼的，你以為忘不了麼……就以我自己而論吧，譬如……我又說遠了——」

黑暗開始下落了。祖父在黃昏中似乎長得出奇底大，他底眼睛像貓眼一樣發光。他沉靜地，



小心地，思索地談着各種事體；但是一談到他自己的事，他底字句就來得很快，音調也激昂而粗暴，我不喜歡這個；我更不喜歡他那屢次三番的儼然底命令：

「記着我現在告訴你的！留心着，不要忘了！」

他告訴我許多我不願記而他也沒有命令我記，可是我無意中偏記住了，以致成爲我底病苦。

他常講的都是真遇見過的事件，從沒有虛構底故事；我也注意到他討厭發問，而這却鼓勵我偏要問：

「誰是最好的——法蘭西人或俄羅斯人？」

「我怎能說呢？我從沒有見過在他家裏的法國人，」他咆哮了。「一隻臭貓在他自己底洞裏完全是不錯的，」他加上一句。

「那末，俄羅斯人是好底麼？」

「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好的，而有地主管轄着的時候更好。現在我們全是亂七八糟的；人民

連生活也不能謀。貴族們自然是應該負責任的，因為他們本來有更多底智識，可以幫助人民；但是這也不是說貴族全體，不過是說那些曾經改良過的少數好的。至於其餘的——最多數是小孩子一樣愚蠢；你給他們什麼他們就全都拿去。我們所有的是花生殼，仁是沒有了的；單是花生殼，仁都給吃盡了。這對於你是一個教訓，人！我們應該懂得這個，我們應該更尖利些；但是，我們還不够伶俐哩。」

「俄羅斯人比別種人更強嗎？」

「在我們之中有些是很強的；可是要緊的不是體力而是機巧。單是以體力而論，馬是優越於我們的了。」

「可是，爲什麼法蘭西要來打我們？」

「唔，戰爭是皇帝底事。我們不能打算知道這些。」

可是我又又有問題：「拿破崙是個怎樣的人？」祖父回想着答道：

「他是一個壞人。他要向全世界作戰，他要使我們一律平等——沒有官員或主子；各人都

是一樣，沒有階級的分別，在同一個規律之下，奉一樣的宗教，以至於人和人的分別就只有姓名的不同。這自然全是糊說。龍蝦纔是彼此不分的畜類咧……可是魚是分等級的。鱧魚和硬殼魚是不在一起的，鰻魚不願和青魚作朋友。在我們之中有過波那帕提這樣的人們；有拉英（Stan Timotheev）拍格徐（Emilian Ivanov）——但是這些人的事我將來又告訴你吧。」

他沉默了好一會，睜圓的眼睛一轉一轉地注視着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我似的，這完全是喜歡底樣子。但是他絕不提起我底父母。祖母在我們談話中不時悄悄地走進來，在角落裏坐着，不聲不響地儘在那裏好一會。她用溫婉底聲調忽而發問：

「父親，你記得我們到摩龍去進香是何等有趣嗎？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思索之後，祖父認真地說：

「說不上來，總是在「霍亂症」之前吧。那年我們在森林裏捉着幾個逃犯。」

「對了，對了！我們還駭怕他們呢——」

「不錯了！」

我問什麼叫逃犯，他們爲什麼在樹林裏跑；祖父勉強解釋說：

「他們就是從牢裏跑出來的人——逃避他們該作的工作。」

「你們怎樣捉住他們的？」

「我們怎樣捉住他們嗎？大概，就像小孩玩「捉迷藏」一樣，有些在跑，有些在找，就捉住他們了。捉住了的時候，他們都挨鞭子打，鼻子也給割開了，額上烙着逃犯的印子。」

「那又爲什麼呢？」

「啊！那真是問題了——我不能答。逃的人錯或是追的人錯呢？——這也是一宗神祕！」

「父親，你還記得，」祖母說，「大火之後，我們怎樣了？」

祖父是什麼事情都不含糊的，嚴肅地問：

「什麼大火？」

當他們這樣地回到過去的時候，他們完全忘記了我了。他們底聲音和字句諧和而輕柔地交響着，好像在爲瘟疫，火災，慘禍，暴死，以及靈敏的流氓，宗教的狂人，刻毒的地主唱着憂鬱的歌。

「我們所經過的是怎樣一個命運呀！我們所看見的是怎樣一個命運呀！」祖父柔和地喃喃着。

「我們沒有過這樣壞的生活，有過麼？」祖母說。「你記得伐利亞生後的那一個春天是怎麼的好麼？」

「那是一八四八年，正當匈亞利戰爭；聖誕節後我們趕走了她的神父，狄孔——」  
「他也不見了，」祖母嘆息着。

「是的；從那時起，上帝的福佑似乎流出了我們底家，好像水從鴨背上淋下去一樣。就以伐利亞來說吧——」

「好，父親，就這樣吧！」

「什麼——」就這樣吧？」他問，怒沖沖地對着祖母。「我們底孩子都變壞了，不論你怎樣看法。我們底青年的心力變成怎樣了呢？我們以為爲我們自己把這力量儲蓄在我們底孩子上，好像一個人把一些東西留心地包裹起來藏在籃筐裏一樣；可是，喲，看呀，上帝在我們的手上

把牠變成不能解的謎了！

他在房裏亂跳，像火燒着一樣號啕，像害病一樣呻吟；於是對着祖母開始罵他底兒女們，搖着瘦伶仃底拳頭恐嚇她，叫着：

「對他們忍讓，和他們一起，這全是你底錯，你老鬼婆！」

在帶哭底呼號中，他底憂愁和憤慨到了極點，他躺倒在神像前面的地板上，用全力搥打他的枯瘦而陷下底胸膛，喊着：

「上帝，我比別人更有罪嗎？爲什麼——？」

他從頭到脚都抖顫着，他底眼睛流着淚，閃射着憤怒與毒恨的光。

祖母一言不發，彎着腰坐在暗角裏，後來，小心地走近他說：

「你此刻爲什麼這樣惱怒？上帝知道他所作的。你說別人底孩子比我們底好麼？但是，老實說，父親，你會看出各處都是一樣的——打架，吵嘴，搗亂。天下底父母都用他們底眼淚洗清他們底罪惡；你並不是唯一的。」

有時這些話使他心平氣和，他就預備睡覺；然後祖母和我偷偷地走上頂樓。

但是，有一次她走近他說着真摯底話的時候，他忽地轉過來，用力一拳打在她底臉上。

祖母跟踉了一下，幾乎跌倒了，她用勁站定以後，把手蒙着嘴，小聲說：「傻子！」她吐血水在脚上；但是他却長嘆了兩聲，舉起兩手對着她。

「滾出去，否則我要殺掉你！」

「傻子！」她一面離開房間一面重複地說。

祖父即刻就衝了來，可是很快，她已經走進門闕，把門對着他底面關上了。

「老鬼婆！」他呵斥着，臉色變成青的，而且靠在門柱上，執拗地抓着。

我坐在床上，與其說是活着不如說是死了，不能相信我底眼睛。這是在我面前打祖母的第一次。

因為他底性格的這新方面的暴露而引起的嫌惡使我昏迷了——這是無法容恕的，我覺得我不能呼吸。他站在那裏，靠着門柱，面色青白而打縐，好像上面蓋着一層灰。

膛。

他忽然移動到房中間，跪下了，彎着腰，兩手支持在地板上；可是一會就直起來，捶打他底胸

「現在，啊上帝——！」

我從溫和底坑上滑了下來，爬出房間外面，小心地好像走在冰上一樣。我發見祖母在樓上踱來踱去，不時地輕洗她底嘴。」

「你受傷了嗎？」

她走到角落裏，吐出一些在洗手盆裏，冷冷地說：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底牙齒全都好呢；單是嘴皮有點傷。」

「他爲什麼這樣的？」

祖母向窗外一望，說：

「他發脾氣了。在他這樣大年紀，這本來也太難。各樣似乎都壞下去了。現在你去睡吧，作禱告，不要再想這些事。」



我又問了一些話；可是她非常嚴厲地呵我：

「我怎麼告訴你的？立刻就去睡！我沒有聽見過這樣的糊塗的！」

她坐在窗臺上，吸着嘴唇，屢次吐在手巾上。我脫了衣服，儘看着她。在藍底方窗中我看見她底黑頭上閃着星星底光。街上全都靜寂了，房裏是漆黑的。當我躺在牀上的時候，她走來輕輕地敲着我底頭，說：

「睡好！我要下去看他。不要替我着急，小乖。這是我底錯，你知道。就睡吧！」

她吻我，出去了；可是一種無窮之悲沉溺了我了。我跳下廣大溫軟底牀，走到窗前，凝視着空虛底街心，憂愁使我呆如木雞一樣。